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九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

抱甕高堂邃宇檻層軒劉公幹詩渉泣灑衣裳　趙云春秋緯書高棟深宇以避風雨何遜閨怨詩曉河没高棟斜月半空城齊王儉後園餞從兄詩曰茲夕復何夕念別開曾軒張茂先答何劭詩穆如灑清風

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

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氷雪又尚書郎漢置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對

答欲使氣息芬芬頭　趙云陰山多雪而變地七月有類於此耳莊子脩然而往洞然而來也漢署者省署也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其在省自應有含香之制但以為客不能去也

絕壁過雲開錦繡夔峽路有錦綉巖

踈松夾水奏笙簧於松言笙簧即天籟是已

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宜出尚方終明府功曹也燕攝奏節令故有此句佇觀奏即真也已上自注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羅張之果得雙鳥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方官屬履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尚方主作禁器物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之器物

右一

宓子彈琴邑宰日 潘正叔詩宓生化單父子奇㳙東阿趙云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彈琴而治之

終軍棄繻英妙時 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為謁者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貽以英妙字則潘安仁西征賦云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少年也

承家節操尚不泯 趙云以成終軍之句

為政風流今在茲 趙云以宓子彈琴宰邑美終明府也

可憐賓客盡傾蓋 鄒陽傳曰古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趙云上句言終明府之相見皆是傾蓋如故之賓也

何處老翁來賦詩 公自謂也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頭白爾

楚江巫峽半雲

雨用宋玉高唐賦事　趙云乃實道其事如公詩又云楚山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千里風是也清簟

疎簾看奕碁謝元暉詩云珍簟清夏室江淹賦云夏簟清兮晝不暮魏文帝書彈碁間設終以博奕

右二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趙云蓋言秋濤之勢可以迴轉天地也

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揺背指菊花開趙云石言灩澦之石也商人語曰灩澦如襆瞿唐莫觸灩澦如馬瞿唐馬下灩澦如鼈瞿唐舟絶灩澦如龜瞿唐莫窺載樂史寰宇記石出

則行之候也必以楓葉下菊花開時為言蓋九月之間爾

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晉天文志北極最尊之星也天運無窮三光曜曜而辰星不故故語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人君之象也五雲五色雲也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也　趙云南極一星言李秘書以其在楚而往北斗指言長安蓋上直北斗而號北斗城也晉天文志云三台六星兩兩而居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指言杜相公矣

秋日夔州詠懷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絶塞烏蠻北 嶲州以西有烏白蠻 孤城白帝邊 公遯迹更魚復縣為白帝城　趙云上句指言雲安縣也白帝城而夔州在其邊自此兩句至陶冶賴詩篇十二句公鋪敘以自述 飄零仍

百里消渴已三年司馬相如有消渴病趙云公自中原入蜀往來東西蜀間又自蜀南下可謂飄零矣以病久任雲安又移居于夔所以謂之飄零仍百里也謝惠連雪賦有曰從風飄零若在人言之則如庾信枯樹賦有云山河沮隔飄零離別

雄劍鳴開匣雷煥得雙劍于鄷城劍有雌雄趙云烈士傳曰楚王夫人常于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鎁鑄此精為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詳見上注雷煥劍事並無雌雄字

羣書滿繫船一云所向皆窮轍餘生且繫船漢劍向博極羣書今則書在舟中也

亂離心不展詩亂離瘼矣不展謂憂心如結也趙云選云意不宣展又詩云折麻心莫展此化而用之也

衰謝日蕭然名迹消沮也趙云周王褒與周宏讓書年事道盡容髮衰謝晉書此外蕭然無辦

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陶徵士誄

云菁華隱沒芳流歇絶注菁華猶英華也　禮記云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　登高臨遠多有景物所以象其變態者有詩以陶成之爾陶如陶者之埏埴冶如工冶之容鑄　薛云按梁鍾嶸詩評曰阮嗣宗詩其源出于小雅無彫蟲之工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　趙云宋玉曰登山臨水兩字合用則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故對陶冶其字則出顏氏家訓之言文章曰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已上十二句是一段

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　趙云舊本作滄江字而師民瞻本作滄江石樹作古樹是自峽束蒼江起至野店引山泉十六句所以鋪陳多物色者也拂雲霾楚氣所以成古樹圓之句言樹木拂雲而高為楚氣所昏霾之潮海蹴吳天所以成滄江起之句言江流朝宗于海其勢君蹴踏吳國之天也

煮井為鹽速　蜀都

賦曰濵以鹽池注鹽池出巴東北新井縣水出地如湯泉可煮以為鹽新井在今閬中而變亦有鹽泉今大寧監是

燒畬度地偏

峽土磽確暖氣晚達故民燒地而耕也謂之火耕亦謂之畬田也 趙云度青度越之度言燒畬所至度過其地之偏處也

有時驚疊嶂

沈休文詩山嶂遠重疊任彥升詩疊嶂易成嚮 趙云公于劍門詩曰意欲剗疊嶂

何處覓平川

峽中絕無平川 趙云玉臺後集載沈君攸采蓮詩云平川映晚霞蓮舟泛浪華

溪鷩雙雙舞獼猴疊疊懸

疊疊重疊貌 趙云疊疊在前人使作平字如魏文帝善哉行云還望故鄉鬱何疊疊張孟陽七哀詩云北芒何疊疊高陵有四五公今用作上聲

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

黃牛峽出錦石圓如錢上有五綵花紋 趙云下兩句體物之語公嘗以藻荇為翠帶荇藻為青錢乃其義也此有錦石字尤見前句石樹為

古樹留春草何曾歇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歇寒花亦可憐張景陽詩寒花發黃彩趙云上句雖做詩詩而字則梁元帝藥名詩云況看春草歇還見之南飛花之可憐如梁簡文帝春日詩桃含可憐紫柳發斷腸青亦可憐蓋翻用此意寒花在秋日亦為可憐也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趙云火謂之戍火則有屯戍在白帝也也獵人至其上故留峽民依山而居故鮮水常以竹引山泉而飲已上十六句一段喚起搔頭急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此搔頭乃抓頭耳　趙云言寢睡之中被人喚起頭方煩癢以簪搔之不停手而頻急而公自注何遜云金粟裏搔頭此自是詠婦人之詩而公引之所以表見搔頭字所出扶行幾屐穿公自注云諸阮云一生能著幾屐阮孚好屐屐客有詣孚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屐神

色自閑暢公自注幾履此非時露消息以其詩無兩字無來處耶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公有田在韋杜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絕隨肩言無故舊相隨也 趙云上句則公於洛陽長安皆有物業下句則嘆無交游相隨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班固傳云幕府新開廣延羣後 趙云指言節度府幕也前此嚴公為東西川節度使辟公為參謀漢衛青開幕府注引漢官儀云始自衛青就北幕拜大將軍因開幕府

瓜時猶旅寓瓜時見左傳萍泛苦實緣謝靈運詩蘋萍泛沈深藥餌虛狼藉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陸賈名聲藉甚注言狼藉甚盛

秋風洒靜便趙云楚詞嫋嫋兮秋風謝靈運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開襟驅瘴癘王洙曰峽多嵐瘴氣候蒸濕故多瘴癘憂愁鬱結者易為所困故必開襟以驅

之王仲宣登樓賦
向北風而開襟 明目掃雲煙 掃一作拂史明目張胆 顔延年詩城闕生雲烟
趙云明目字借字書明
四目也已上十二句一段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 古詩
主人愛上客 趙云自高宴諸侯禮至滿座涕潺湲八
句因實道赴藩侯之宴會而感傷所聞之曲唐之藩鎮
乃古之諸侯其為宴也乃諸
侯之禮上客則公自謂也 哀箏傷老大 魏文帝書哀箏順耳傷老
大則摘使老大
徒悲傷中字 華屋艷神仙 曹子建箜篌引平生華屋處謝靈運華屋非蓬居古
詩金屋
羅神僊 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
潺湲 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子弟李仙奴歌已上公自
注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
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律度時有馬仙期李龜
年沉廢江南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簫管

數百事皆陳于棃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其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為人歌闋座上聞之者莫不掩泣而罷酒有棃園法曲及霓裳曲言南內則明皇初居興慶宮謂之南內也　趙云已上八句一段

弔影夔州僻

言獨客夔州旁無親舊惟與影相弔自憐而已李令伯陳情表煢煢孑立形影相弔　趙云形影相弔出于曹子建表注注引李令伯之言在後矣

回腸杜曲煎

宋玉高唐賦曰感心動耳回腸傷氣司馬遷書云腸一日而九回　趙云公在長安家于杜曲故懷杜曲而回腸煎熱也自弔影夔州僻至鴻鴈美周宣二十四句言身處夔州面心思王室因喜用賢代叛王業中興也

即今龍廐水　莫帶犬戎羶

兩京龍廐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已上公自注犬戎吐蕃也謂陷京師　趙云公在夔州不知中原消息故憂疑之以今龍廐門邊之水莫也為犬羊所羶汙乎或又云莫者止之之辭

耿

賈扶王室後漢二十八將耿弇賈復也贊論曰耿賈之供烈又云翼扶王室蕭曹拱御延蕭曹之功尊拱漢室秉威滅蜂蠆左傳魯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君乎　趙云蜂蠆以壁吐蕃也秉威則望如上句四公者滅之也選云秉靈風而扇威戮力效鷹鸇左傳季父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趙云此句又以罰大臣書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左傳戮力一心也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哀元年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子家亦無悛志注悛改悟也　趙云庾信云凶徒凡解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言人厭兵革也光武紀道未方古亦止戈之武焉東都賦戈鋋彗雲矛矛猶也　趙云歐陽率更作類書有戰伐門故對戈鋋字鋋音時連切小矛也奴

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前漢衛青傳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公孫洪傳贊曰衛青奮於奴僕言以恩而假奴僕以權任人之生也 趙云此則當戰伐之時必有武夫悍卒立功而蒙寵者然公為此句無所畏憚蓋亦痛悼其弊爾或云此句似專指言安祿山不合付以兵柄也

胡星一彗孛前漢天文志昴曰旄頭胡星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也 趙云此兩句又憫蒼生同受其禍矣漢天文志又曰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是已

黔首遂拘攣秦始皇更民名曰黔首謂首之黑也應劭曰黔黛黑也鄒陽傳以其能越攣拘之語漢曹褒傳諸寮拘攣難與圖始注拘攣猶拘束潘安仁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

哀痛綸綍切前漢西域傳贊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禮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煩苛法令蠲漢高祖約法三章悉除煩苛 趙云

兩句言代宗之美上句則言路書切至也

業成陳始王

詩七月陳王業也言因時之變陳王業之艱難以警時君也　趙云以成王比代宗也

兆喜出于畋

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彪非虎非羆所獲乃霸王之輔果遇太公于渭

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

梁竦傳宮省事密奧有知者台階事見建都詩注　趙云此又神言大臣之扶王室如此易曰君子以經綸台階星也晉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又曰三台為三階也傳曰劉琨與段匹磾盟文云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翊戴天子

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

美其能勞來旋定安集也　趙云前句止云兆喜出于畋則方任求賢今云熊羆載呂望則果得賢而歸矣鴻鴈美周宣則又用中興之王以美代宗鴻鴈詩篇名其序曰美宣王也

側聽中興主

烝民任賢使能周宣中興焉側

聽諦聽也　趙云自側聽中興主至不敢墜周寘十六句言王室中興本乎得賢而下句鄭與李乃所謂賢者故吟詠而思之中興主字緊結美周宣之句側聽字則陸士衡洛道中作云側聽悲風響顏延年夏夜詩側聽風薄木

長吟不世賢　王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曹子建曰不世之賢　趙云長吟則遐有永嘯長吟也

音徽一柱數　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趙云一柱觀在荆州渚宮故事見前渝州詩云船經一柱觀注此言其數通音問也陸士衡擬古詩云歡友時過過迢迢匿音徽

道里下牢千　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　趙云下牢關在峽州所以言夷陵也傳曰四方之貢賦道里均焉道里千相去千里也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

沈宋欻聯翩　趙云四子皆以美鄭李也陰則陰鏗何則何遜沈則沈佺期宋則宋之問陰何前代

而二公比之彼尚清省未爲富艷沈宋近代欵然追逐與之相聯翩也宋則文賦云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也

律比崑崙竹

前漢律歷志黄帝使伶倫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黄鐘之宫

音知燥濕絃

伯牙彈琴意在山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蕩蕩乎子期死伯牙遂絶絃　杜正謬云劉孝標廣絶交論曰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辨響又韓詩外傳趙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指推移不可記也

風流俱善價

王衍樂廣見重于時天下言風流者惟王樂爲首見晉書善價字論語求善價而沽諸

愜當久忘筌

文賦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王弼明象曰猶筌者所以在魚而忘筌忘筌趙云此上四句以言二公之文章

置驛常如此

鄭當時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儒行其自立有如

此者登龍盖有馬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趙云上句以言鄭監之好客下句以言李賓客之待士左氏曰某人有馬雖云隔禮數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隔猶不同也　趙云隔禮數公自謙以為與二公位貌相隔絕也又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云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不敢墜周旋左傳奉以周旋周敢失墜　趙云已上十六句一段高視收人表曹子建與陽德祖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楊德祖荅牋云自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　趙云任彥昇撰王文憲集序曰經師人表允兹實望人表者言人倫之表也自高視收人表至佳句染華牋十二句或併言二公或分言之收人表則收斂之而在已也虛心味道玄老子虛其心實其腹又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杜補遺顏延年五君詠云探道好淵玄味若味道之腴之味馬來皆汗血鶴唳必

青田汗血馬詳見上注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去絕明遠詩獨鶴方朝唳　趙云以馬比二公則皆汗血以鶴比二公則必青田於馬言來字則漢樂歌曰天馬來晉書聞風聲鶴唳也

羽翼商山起趙云以言李賓客蓋賓客者太子西官也故用商山四皓事見張良傳

蓬萊漢閣連西都賦脩塗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宫又云瀛洲方壺蓬萊皆起乎中天　趙云此句以言鄭監鄭監者秘書監也故用蓬萊字後漢書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唐秘書監掌圖書秘記即漢之東觀也今言為秘書監乃在蓬萊山而其地與漢之宫閣相連皆在禁中故也公後有寄題鄭監湖上亭詩又云暫阻蓬萊閣終為江海人

管寧紗帽靜見嚴中丞枉駕過詩注

江令錦袍鮮陳書江總為尚書令能屬文其文集有山水衲袍賦　趙云二公之官一則在東宫一則在禁省而皆出于外言其閑曠則如管寧

之戴著紗帽其實游則如江之著綿袍江總傳不載之錦袍事其文集自有山水納袍賦其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語有裁縫則萬壑縈體針鏤則千巖映日埒符彩于雕煥並芬芬於菊蘭則袍之華麗可知南今公云錦袍則以其華麗如錦舡也 東郡時題壁 史柳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因題于壁 南湖日扣舡 舡船居也扣擊也郭璞江賦採菱以扣舡選賦鳴根扣船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扣舡為聲而歌也又驚魚令入網也 趙云上句似專言李賓客以成江令錦袍之句下句似專言鄭監以成管寧紗帽之句何以知之其後有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又有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泛舟一首又有重泛鄭監前湖一首以是知南湖日扣舡者專言鄭監也 遠遊凌絕境 遠遊履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古詩云足下雙遠遊是也 佳句

染華牋華牋蜀郡彩牋也　趙云楚詞有遠遊賦世說孫興公作天台賦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則曰是我輩語上十二句一段

每欲孤飛去謝惠連雪賦瞻雲雁之孤飛

徒為百慮牽江淹詩撫枕懷百又云歲暮百慮交　趙云云自每欲孤飛去至蕭疎聽晚蟬十八句因言二公之遊賞欲往從之而不得為思慮之所牽役留江總秋日登廣州城南樓詩不及孤飛雁獨在上林中易云一致而百慮

生涯已寥落生涯言已之生計也寥落無所成也

國步尚迍邅尚舊作乃師民瞻取作尚系柔詩國步斯頻易屯如邅如難行不進之貌趙云莊子吾生也有涯王無功詩人世何勞隔生涯故可知謝元暉京路夜發詩云曉星正寥落班固幽通賦迍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

衾枕成蕪沒

池塘作棄捐平生多病卜築遺懷已上自注國步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而棄捐也　趙

云詩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謝靈運池塘生春草

別離憂怛怛 怛怛傷慘不安貌趙云楚詞悲莫悲兮生別離詩憂心忡忡又勞心怛怛是也

伏臘涕漣漣 臘者夏曰家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伏臘人所以祭祀公所以感也史記秦德公始為伏 杜補遺歷忌釋及左傳風俗通等三百餘言却戒伏與臘門類之書夏之有伏冬之有臘乃歲時之常也禮記有烝嘗伏臘而何至夫離引證之多耶詩云泣涕漣漣

露菊班豐鎬 西征賦鼎細豐鎬秦紀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秋蔬 一作疏 **影**

澗瀍 豐鎬在長安澗瀍在洛陽皆公生涯所在之鄉也趙云公前所謂兩京猶薄產也鄷鎬是兩宇周文王都鄷武王都鎬是也澗瀍二水名禹貢云東北會于澗瀍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 風俗通南北曰阡又謂之冢趙云新阡以言墳墓前漢原涉

名其母墓曰南陽阡是也富貴空回首言富貴外物轉頭即陳迹耳喧爭懶著鞭趙云劉琨云常恐祖生先吾著鞭也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時天下亂離惟江漢可以避難絶明遠翫月詩娟娟似蛾眉　趙云兵戈字前漢戾太子傳贊詩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公在夔于江漢之水為近故可以月系之選詩有云生烟紛漠漠又云娟娟新月體今摘而用之局促看秋燕局促言不得自肆也秋燕言欲歸而未得也帝曰局促仲長統云人事可遣何為局促　趙云漢景蕭疎聽晚蟬宋玉九辯云蟬寂寞而無聲如蘇下駒　趙云謝惠連泛南浦至石帆云蕭疎野取生迸逸白雲起雕蟲蒙記憶楊子雲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烹鯉問沈綿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鮮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趙云言二公記憶其能詩又數

遣人致書尺以問其病體也沈綿者久疾之狀王無功久客病歸詩云沈綿赴漳浦

卜羨君平杖

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又阮修宣子常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飲

偷存子敬氊

趙云言被竊盜之餘所存無幾晉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

囊虛把釵釧米盡折花鈿

趙云公自言貧窶之狀也把釵釧折花鈿皆言貨易之爾囊虛即錢囊空虛也

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

趙云指言瀼西茅屋也陰涼對八九此又不拘以數對數之證耳

陣圖沙北岸

桓温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之常山蛇勢

市

暨瀼西巔自注八陣圖市暨夔人詩也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羈絆心常折江淹別賦曰心折骨驚棲遲病即痊趙云言平昔每為事物羈絆故其心常折今得棲遲可以養病而痊愈也莊子云予病少痊紫收岷嶺芋一云紫秋岷下芋前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下之下沃野千里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師古曰蹲鴟謂芋也趙云蓋其種自岷嶺來爾白種陸池一作家蓮趙云陸池蓮師民暨本取之乃陸地所開之池也色好棃勝頰穰多栗過拳蜀都賦紫棃津潤樼栗罅發趙云上四句皆記瀼西草堂所有勑厨惟一味求飽或三鱣趙云王羲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揚震傳雀銜三鱣鱣魚飛集講堂鱣一音善兒去看魚笱一云俗異鄰蛟室詩云敝笱在梁又云毋發我笱注云捕魚梁也故合使魚笱字

人來坐馬鸛一云來坐馬鸛戰國策云蘇秦秦少與張儀為友秦在趙為相儀至趙使人白秦秦心激之令儀於城東門外坐以破馬鸛進之鹿食儀憤乃西入秦昭王善之拜為相儀歎曰馬鸛之事乃至是乎人來坐馬鸛言貧無坐席也

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縛柴為門也通竹以引泉兩淵明時泉涓涓而始流

塹抵公畦稜自注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岸也音去聲

村依野廟壖晁錯傳鑿太上廟壖垣師古曰壖者內垣之外游地也人緣反　趙云公又有自注廟壖者廟外垣餘地也按申屠嘉傳晁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者太上皇廟壖垣也

缺籬將棘拒倒石賴籐纏拒猶言補塞也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趙云自此已下八句又言其懶不出仕也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

誰云行不逮誰曰古者言之

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自覺坐能堅

馬援曰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霧雨銀章澁

趙云公時已朱紱銀章既不服之久所以昏澁也公詩又有銀章破在腰之句

馨香粉署妍

趙云公時為尚書工部員外郎今不在省中徒言其官署之美謂之馨香者以其含香握蘭也一謂之蘭省亦謂之畫省以粉塗畫故言粉署

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

趙云上句以譬高村之人則不論遠近而往下句則公自識以黃雀之小徒任卑飛而已公又有聽許十一誦詩云紫鸞自超詣可見矣梁簡文望月詩可憐無遠近光照悉徘徊又戰國策劇辛曰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畫游茂樹夕調酸鹹爾

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

上句言與俗俯仰而已孔子拜下違衆麻冕從衆又揚惲傳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言子當

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多為我言也趙云自困學達從衆至青簡為誰編十二句困言也之局促而勉二公之為功名也揚子曰困而不學斯為下矣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上句言華足以夾輔宸極下句取郎官象列星諸侯象四七宿相法三台皆星躔早晚言非久拔用之也趙云謝安傳宫室體宸極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服虔曰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傳載匡言曰食事甚切列後漢儒林傳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善著文舉孝廉趙云以言二公也不逢輸鯁直逢一作過會是正陶甄趙云若留匡鼎而引服虔則亦不過用鯁直以進當為正陶甄之化耳史云樂軼熟而憎鯁直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趙云前漢傳宵衣旰食傳曰舉賢良問民疾苦雲

臺終日畫清簡為誰編趙云既能如上兩句解天子子之憂救黎庶之苦則功名成之實可畫像于雲臺而書名于史冊也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將列臣于雲臺青簡者殺竹青為簡也杜補遺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殺青簡寫書注殺青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畫劉向別錄治青竹作簡書謂之青簡蓋出文選劉孝標書李善注

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趙云自行路難何有至末句蓋叙述其將離變而往從二公南下歷訪佛寺尋問佛法以終老也古詩有行路難由來具飛檝木元虛海賦飛迅鼓檝

暫擬控鳴弦西域傳控弦者十餘萬趙云此兩句通義言檝飛之疾如箭之往也韓退之有勢箭疾匈奴傳有控弦之士

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杜補遺云釋氏要覽云曹溪在韶州雙峯寺下昔晉武侯曹叔良宅也又云按佛書毗婆尸佛尸棄

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謂之天台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自達磨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與子美同時先後人

落帆追宿昔耳趙云謂之門求則所求之法門也

衣褐向真詮趙云于彼帆落乃是宿昔之願落帆即收帆也其衣褐之身專為依向真詮也天台賦破毛褐之森森孟子皆衣褐捆屨褐者布衣也真詮佛法也

安石名高晝自注鄭高簡得謝太傳之文

昭王客赴燕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趙云以安石比鄭以燕昭比李言所經當與鄭李相會

途中非阮籍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

查上似張騫因話錄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也乘槎事見張華博物志二句公自謂也

披拂雲寧在拂一作晤衛瓘見樂廣曰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淹留景不延劉安

招隱士詩云攀桂枝兮聊淹留　趙云一相見別當相別也選云步幽蘭以拔拂一作披晤非拔拂乃兩字故對淹留離騷經云又何可以淹留

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

趙云兩句通義言我之風期必破浪而往告爾水怪毋為孽也南史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孔子曰水之怪龍罔象也海賦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江賦揚鬐掉尾噴浪飛涎

他日辭神女傷

宋玉有神女賦廟在巫山

春怯杜鵑

蜀都賦鳥生杜鵑之魄見華陽風俗錄　趙云既中言其離夔州而于巫峽辭神女之日當在暮春杜鵑鳴時也

淡交隨聚散

禮君子之交淡如水

澤國遶迴旋

言地多陂澤故云澤國　趙云此二句又申言二公交友當如水之淡可聚可散不必戀着如小人之甘不忍離也江陵而往皆水澤之國矣言其別二公之後而淹留於江漢也

本自依迦葉

王簡栖頭陁寺碑以法師

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佛大弟子也何曾籍去聲偓佺列仙傳偓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甘泉賦云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髣髴其若夢　趙云迦葉磨竭陀國人姓婆羅門于七佛之外為天竺二十五祖之首具見傳燈録偓佺以松子遺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白樂天詩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亦言事佛而不學仙也鑪峯生轉盻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突起遊氣籠其上氤氳若香烟焉橘井尚高褰神仙蘇耽種橘鑿井以救鄉里之疫病者以井泉服一橘葉即已　趙云鑪峯在江州蓋名山也周景廬山記曰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廬于此山稱廬君故山取號焉酈道元據列仙傳云耽郴州人則橘井在郴也其井在馬嶺山上故云高褰也嵇康四言曰組帳高褰今此借用耳匡俗之鑪峯一水而下故云轉盻公嘗有詩曰轉盻拂宜都鑪峯在江州橘井在郴州路既不同未得見

見之為尚高寨也東走窮歸鶴見卜居詩歸羨遼東鶴注南征畫跕鳶馬援傳云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趙云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南征向南而行也梁張纘有南征賦此上四句蓋公之所欲游行者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妙教釋典也釋書云能修其教足以追塞宿業也　趙云言晚年所聞多在于妙教而畢竟欲踐履之以塞前日之愆過也莊子云若丘之晚聞道也天台山賦序云卒踐無人之境顧愷丹青列晉顧愷之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也也頭拖琰琬鐫姓氏英賢録云王中字簡栖作頭拖寺碑文頭陁寺者沙門釋惠宗之所立也敢寓言于雕篆庶髣髴乎衆妙琬琰鐫碑也　杜補遺釋氏要

覽云梵言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之塵能分士汙心比人能振掉除去今頭陁稱呼之誤也　趙云上句言寺之畫下句言寺中之碑愷之常畫瓦棺寺維摩詰像最有名公以佛寺之畫當求如愷之者而觀之寺中之碑求如簡栖者而作之

衆香深黷黷法華經云曉燒衆名香天台賦去衆香馥以揚烟幾地肅芊芊潘兵耤田賦蟬晃頹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　趙云上句又以言佛寺如衆香國之香其深黯黷維摩經曰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潘岳在懷縣作曰稻栽肅仟仟注云與芊芊同

勇猛為心極佛書勇勇猛精進清羸任體孱陳書姚察居憂齋素日火後主見察柴瘠為之動容勅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也　趙云兩句通義言心極于聞道而不骨病體之羸弱也顧野王傳體素清羸

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一云平等

未離銓涅槃經云如目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趙云法苑珠林載一實事後周張元其祖喪明元憂泣因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命僧誦經七日夢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曰三日必差又維摩經云如鏡中像詩句蓋言求聽佛法之論若金篦雖可以刮眼中之膜而執鏡中之像以為實有則未離銓量之間公于此又高一著而遺行役之累也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扈扈從也蹕蹕鳴蹕也天子之出鳴蹕以清道後漢輿服志蘭台令史皆執蹕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　趙云首兩句指言李秘書也唐制補缺拾遺左左有右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今云往時中補右則在中為右補闕矣王立之詩話載潘子真云杜詩有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

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後李太冲以年譜考之信然子真以為巵蹕主上之物元耳杜詩可補遺亦云天寶十五載丁酉七月肅宗即位于靈武改至德元載是時子美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而巵從來與也乾元元年己亥移華州司功乾元二年棄官自秦入蜀上元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並在蜀郡以此考之巵蹕上元初非年號也王定國謂巵蹕于上之初元乃至德元載耳若在梓州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自當在年號杜乃以天寶十五載為丁酉比之編年通載差太歲一年其下逓相差蓋編年通載天寶十五載乃丙申也然諸公云云于講上元初三字破是但不知何故却以為子美自言乎是不省悟杜公乃為左拾遺而此云中補右則言右補闕耳却豈是杜公耶又不省悟下段云不才同補袞是說與李秘書同在補袞之職也如此則非李秘書為右補缺而公為左拾遺乎謂之往詩則追言至德初之事也

反氣凌行在

反氣謂寇賊之氣也天子所幸謂之行在　趙云肅宗即位靈武駐蹕于鳳翔故謂之行在反氣指言安祿山也

妖星下直廬　陸機詩云廠直承明廬　趙云直廬則從官所直之廬梁蕭子雲有廠暮直廬賦妖星亦指言哉其名曰慧曰孛備載晉天文志

六龍瞻漢闕　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蕭何作漢宮闕

萬騎略姚墟　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得姓于姚氏曰　趙云上句言乘輿在鳳翔而瞻望長安之闕下句則先遣騎兵略河中府而靜之矣六龍萬騎皆在天子言之謂之漢闕則漢之舊都宮闕也河中府則漢之蒲坂舜所都也

玄朔迴天步　迴一作巡詩天步艱難

神都憶帝車　武后以東郡郡為神都時天子尚在蜀故言憶又後漢輿服志言北斗攜龍角角為帝車也　趙云車駕十月還長安玄朔則玄冬之朔神都則天子所居乃神明之都也

憶帝車者非止憶望皇上之車而已詩兩句通義言冬之朔望迴天步者以神明之都憶望帝車北也

一戎纔汗馬 書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公孫宏臣愚竊無汗馬之勞 **百姓免為魚** 左傳昭元年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為魚乎 趙云此專言肅宗親治兵以平禍亂光武紀百萬之家可使為魚已上説車駕之還京

通籍蟠螭印 通籍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蟠螭謂印鼻鈕上文也晉陽春秋曰重光照洞微上蟠螭文隱起 薪云右按僕舊儀天子六璽皆玉螭虎鈕也

差肩引鳳輿 趙云此兩句方言李輔國之扈從鳳輿指言乘輿與輿諸侍從之臣肩相摩而羅列于其側也

事殊迎代邸 高祖崩呂后欲危劉氏周勃為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共誅諸呂遂奉天子法駕迎代王于代邸立為孝文帝

喜異賞朱虛 朱虛侯劉章也 趙云兩

句通義肅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奉皇太子即皇帝位與漢文帝從代王入為天子事體不同故著殊字與異字也

冠盜方歸順 謂歸降納款也

乾坤欲宴如 言寧靜也　趙云此兩句結肅宗還京而禍亂削平也

不才同補袞 謂作拾遺也

奉詔許牽裾 魏辛毗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毗諫帝怒不荅起入毗隨而引其裾　趙云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公為左拾遺與補闕之職皆是掌供諷諫故云同補袞云許牽裾也諸公說杜詩者不知詳味詩意便以謂首句中補右為公之為拾遺不知讀至此却乃云同補袞以為何義耶

鴛鷺叨雲閣 古詩廁迹鴛鷺行謂侍從列也潘安仁高閣連雲

騏驎滯玉除 一作石渠謂李秘書也　趙云上句天申言其在朝與李秘書同列也下句却指李秘書如騏驎駿馬留滯于石渠而不遷擢也玉除字

當以石渠爲正蓋下文又抑除字也漢東觀石渠正是校書之所其指言李秘書尤明

文園多病後

司馬相如傳相如有消渴病嘗爲孝文園令

中散舊交疎

嵇康爲中散大夫趙云上句又以司馬相如自比其消渴也下句又自比爲嵇康與呂安向秀爲交最善而今隔絶所以嘆其疏也

飄泊

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除

一作虛趙云漂泊哀相見則公自言其與李秘書昔日同侍從之班其後漂泊知再會聚於夔相與道平生其意氣固有餘也故下有巫山楚宮之句楚宮虛一作陰宜以除爲正蓋上已押來虛韻矣觸目非除則亦蕩除而不存也

解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

趙云上句則嘆李秘書之外滿目皆非故舊不可與論故事不可與言故地舊注便引顏延年詠阮步兵詩云物故不可論此義自說阮嗣宗口不評論否人物何干此事恐惑學者

下句又言李秘書之文尚能起予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清秋彫碧柳別浦落紅蕖此兩句紀與李秘書相見之時消息多旗幟高祖紀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經過嘆里閭為經喪亂里閭多彫敝也趙云上句為大歷二年秋九月吐蕃冦靈州又冦邠州又言兵所過無不殘撥公之鄉里為近可為慨嘆也戰連脣齒國僖公五年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此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軍急羽毛書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于檄謂之羽檄趙云脣齒之國既被其害宜乎檄書之奔馳也幕府籌頻問自注云山劍元帥杜相公初屈幕府參籌畫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山家藥正鋤自注云秘書北卧青城山中趙云相公杜鴻漸也永泰元年歲在乙巳崔旰殺郭英乂西蜀大亂次歲命鴻漸以宰相兼成

都尹充山劍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鎮撫之既而今歲大歷二年請入覲許之問籌鋤藥之句公自有本注蓋杜相公自到任後雖頻有屈致李秘書充幕府之命而李侯方且在青城山中鋤藥不起也

台星入朝謁便節有吹噓趙云台星入朝正言杜相公之入覲必薦舉之也

西蜀災長餌南翁憤始攄趙云上句憂吐蕃能為西蜀之患前年陷松維州西蜀不為不被其災若能弭除西蜀之災而後可以攄南翁之憤公客于楚故以南翁自謂也前漢項籍傳南公稱曰楚雖三尺已秦必楚注南公南方之老人也今字雖用南翁此義矣

對敭抗士卒益稷曰時而颺之注揚舉也畢命對揚文武之命注揚舉也詩對揚王休

乾沒費倉儲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趙云其對敭之所抗舉必以士卒為言者為其乾沒而費廩食也乾沒謂成敗也或者直為

是陸沈兩字言乾地沈沒其利爾今公所用疑出于此

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

趙云上旣云乾沒貲倉儲則當去兵而後食可貲然兵未可去故云勢藉兵須用公之意以杜相公必有策以減兵而省食也下句言朝廷得杜相公必有厚禮矣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御鞍金騕褭宮硯玉蟾蜍

漢書音義曰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與飛兔同明君有德則至西京雜記晉靈公冢甚瓌壯四角皆以石為玃大榔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他器物朽爛不可別惟有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

拜舞銀鉤落

銀鉤字也猶言詔書也

恩波錦帕舒

西京雜記言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趙云四句則朝廷所以寵賜相公之物金腰褭賜之以馬也武帝鑄金為馬蹄故駿馬得謂之金腰褭玉蟾蜍賜之以硯滴也拜舞銀鉤落所以成宮硯玉蟾蜍

之句既拜舞以受賜則用之揮染而字畫如銀鉤之落矣素靖論書曰腕若銀鉤漂若驚鸞思波錦帛舒所以成御鞍金腰裹之句蓋思波所及併御鞍而賜焉於是又蒙霞之以錦帛也梁丘遲侍宴詩云肅穆恩波被

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如趙云言李相繼隨杜趨朝非不有濟如同舟共濟之義李為杜之良友宿昔最相得則必推薦之矣人所以成使節有吹噓之句相於字出選

去棹依顏色沿流相疾徐趙云以言李人舟行也

沈綿疲井臼馮行傳兒女常自操井兒倚薄似樵漁趙云公以言其卧病也病之沈綿則不能服井臼之事井汲也臼舂也古列女傳載周南之妻曰親操井臼謝靈運詩云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言留滯于燮即是倚依止薄如樵夫漁父然也

乞米煩佳客乞字公自注去聲鈔詩聽小胥小吏也趙云自我求人謂之乞自人與

我謂之乞則音氣也詩云於焉佳客佳客即嘉客也周禮有小胥之官雖是官名今言乃胥吏也 杜陵斜晚照 漢宣帝葬杜陵去長安南五十里 滈水帶寒游 滈音決水名也上林賦豐鎬潦滈之於杜陵滈水公之故里滈水在長安縣南十里東自萬年縣界流入 莫話青溪髮蕭蕭白映梳 趙云四句因李君之行趙長安遊起懷鄉之念青溪言溪水之色青爾 謝莊詩云青溪如委黛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 高唐賦云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應璩書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 趙云上句普言三峽一帶之地與忠州三峽內同義下句謂楚地之多熱也 遠山朝白帝

見上白帝城詩注深水謁一作出夷陵峽山有夷陵縣　趙云上句說夔州益公之所在也下句說峽州劉使君之所在也謁或作出非蓋水至夷陵而愈深所以謂之謁用對朝字為工耳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易西南得朋　趙云上句所以成在白帝城句下句所以成望夷陵之句楚詞傷美人之遲暮陸士衡嘆逝賦托末契于後生余將老而為客儕朋指言劉使君大抵四川皆在中州之西南文人於恰好處不放過一句說夔一句說峽此亦雙紀格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趙云上句謂聞猿嘯之聲悲哀不覺起坐更平聲下句則以譬其身如鴈之落而困於飛翔也伏枕思瓊樹江淹古別離云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言思劉使君也臨軒對玉繩星名謝元暉詩玉繩低建章　趙云伏枕公言其病也瓊樹指言劉使君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

渴飢杜補遺世說王戎云太尉夷甫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下句則思劉君臨軒而坐直至王綱星見爾青松寒不落莊子云松柏在冬夏青青何敬祖詩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雕落言劉使君之歲寒也碧海闊逾澄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趙云東方朔十洲記東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醎苦正作碧色此言劉使君之寬量也昔歲文為理群公價盡增尚文之世群公皆馳譽得時則其價增矣趙云此追言前朝也所以引下句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趙云此言劉使君祖宗家聲與公祖荅言同休令之聞望當時士論皆以太儒名歸之后當臨朝肅多才接迹昇趙云太后指言言則天之也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鵾鵬趙云言多才進用如在翠虛丹極之間於是昇捎不才如

捎魈魈進用賢者如鵾鵬搏扶九霄間捎字東京賦云捎魑魅注云捎殺也工字則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是也

宴飲春壺酒 一作滿 恩分夏筆冰 俑冰也江淹賦夏筆清分晝不寐趙云言太后朝所寵賜如此如此春壺酒則詩春酒百壺也一作春壺滿非是蓋以酒對冰方當

雕章五色筆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杜補遺云齊蕭慤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高林以為斯文彫章間出又文選任彥升作王文憲集序曰公述作不倦事該軍國豈特彫章縟采而已哉

紫殿九華燈 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于南上照見百里謝元暉詩紫殿肅陰陰 趙云彫鐫章句所用之筆即五色筆也而彫章之作在於紫殿夜宴之時前漢成帝紀曰神光降集紫殿益漢殿名也

學並盧王敏 唐文苑傳盧照鄰與楊炯王勃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號為四傑

書

偕褚薛能褚遂良薛稷也褚遂良之書得王逸少之體稷外祖魏徵家多褚書稷銳意摹學時無及者
趙云詳此詩宜言刘伯華之祖與公之祖審言手故謂之並與偕也記云名與功偕事與時並老兄

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言伯華所學真不墜其家世惟已不克負荷先業也　趙云劉毅與
劉裕樗蒲毅既得雉裕曰老兄試為卿答於是成盧故對小子語曰吾黨之小子近有風流作

聊從月繼一作竊徵趙云風流作言其時之風流用對月繼則月月相繼而徵索之月繼字師
民瞻本作月窟　杜田補遺月作竊引顔延年宋郊祀歌月竊來賓日際奉土注竊窟也一作峽未知孰是

放歸知赤驥列子周穆王有赤驥捩翅服蒼鷹鸚鵡賦曰蒼鷹鷙而受紲此皆言文才
俊逸也　趙云皆取神駿快疾翾翾劉之詩如馬行鷹飛之馳騁神速也卷軸來何晚襟懷

庶可憑趙云恨其寄詩卷之遲我之懷抱欲憑詩以驅遣爾故有下句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趙云會數欲數吟詠而用破旅愁之鬱結也雕刻初誰料一作斛揚子或問雕刻衆形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給諸纖毫欲自矜趙云言其詩雕刻之妙誰能輕料之此蓋以造化言之也又謂其纖毫皆妙而可矜誇故公前有詩云毫髮無遺恨亦此意用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杜補遺云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神融躡飛動蓋亦取列子骨肉都融隨風東西之意用之耶又韓子云昔子夏見曾子曰何肥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對曰我入見先王之道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人榮之兩者戰于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趙云公于論詩嘗曰飛動摧霹靂

今躡飛動亦是此義洗侵淩則凡作詩者不敢與戰而侵淩之也**妙取筌蹄棄**得魚忘筌得兔

忘蹄之義**高宜百萬層**言格致高遠也趙云上句言其詩之不拘泥下句言其詩之不畢淺也

史一壬止百萬之師**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青竹青簡也猶書於青簡者能幾人

趙云所謂登青竹則專主文章而言之文賦書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前史有文藝傳又如傳又如司

馬相如揚雄王褒等班班載于史冊皆以文稱矣**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趙云

蓋以追懷劉使君之談笑致徒勞歌詠而跼蹐起居之間也選宴語談笑又以書談笑詩載寢載興**年華**

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嵇康書曰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趙云公自入任遭安史之亂又

有吐蕃之兵則世故相仍如草莽之多矣**刺史諸侯貴**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

部刺史居牧伯之任秉一州之統諸罷刺史置州牧 趙云今之刺史乃古之諸侯之貴也 郎官列宿應 漢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一千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民則民受其殃 潘生驂閤遠 一云潘安雲閤遠是 黃霸璽書增 黃霸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賜關内侯黃金百斤循吏傳云二千石有治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趙云潘安仁秋興賦序云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下句以劉使君比黃霸也 亂贊號攀石飢鼯訴落藤 趙云此而下則公自敘述而終之以末句之嘆傷也亂贊舊注亂虎也非是贊音眠杜時可引爾雅贊羽力注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又音鉉炙轂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騧眼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眠其說是然夔州未有有之而公使此者蓋亦山中之物耳前乎杜公則如沈佺

期嘗云且帽感非贊寧知心是狼也孔贊號呼而拳石髓以訢飢而落藤此皆道夔州山居事藥囊親

道士灰劫問胡僧趙云上句以其病之故求服食于道士秦皇侍醫以藥囊提荊軻下句以世故之多形乎憂懼遂有胡僧之問矣　杜補遺云漢武帝穿昆明池極深悉見墨灰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請問西域胡人至後漢明帝時有外國人入來舉以問之云此是天地天劫將盡劫灰之餘也

憑久烏皮綻烏皮几也簪稀白帽稜管寧常著白帽　趙云上句以老嬾之故烏皮者几也　杜補遺云齊謝朓有詠烏皮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曲躬奉微用聊成終宴疲　下句以髮少之故著白紗帽也管寧事載之

林居看蟻穴魚精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博物志蟻知欲雨

野食待魚罾魚網也待罾中所得之魚為饌爾

筋力文

彫喪飄零免戰競趙云筋力兩字交當作皆言皆彫喪困避難而眼中不見戰代事故得免憂懼也詩戰戰兢兢皆為百里宰正是六安丞皆字師民膽本作者字而趙本又作皆字益古時字也此所以成郎官列宿應之句蓋言身為郎官當其時自可為百里宰矣然正如桓譚之出耳後漢桓譚數以言事忤旨出為六安丞姹女縈新裏丹砂冷舊秤杜補遺漢魏真人參同契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染埃塵真一子注云河上姹女即是真永也漢真人大丹訣曰姹女隱在丹沙中注姹女永也是天地之至寶丹沙乃飛于二石之至尊趙云此下言修煉之事以成藥囊親道士之句欲以天藥而養性爾但求椿壽永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莫慮杞天崩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趙云亦求長年也鍊骨調情

性養生論曰脩性以保神安心全身文字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張兵撓棘矜徐樂傳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棘之把時秦鑄兵器敵但有戟之把耳養身終自惜伐叛必全懲嵇康有養生論云善養生者清虛靜泰少思寡欲又七發云伐性之斧斤四句皆養生之理伐叛者言外物之害性不可不懲戒也政術甘疎誕詞場愧服膺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趙云公自謙其于政事疎拙誕妄不若劉侯君於詞場雖知服膺无切自愧也展懷詩頌魯魯諸侯而有頌者以其德之可歌頌也劉愛酒如澠平生所好消渴止之已上自注左傳齊侯投壺相者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咄咄寧書字世說殷浩廢在長安終日書空作咄咄怪字四字冥冥欲避矰楊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又淮南子曰雁銜蘆以避

增緻上句言不以世俗為怪下句則又有遠引之意

江淮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詩云青蠅以喻讒人鮑云上句與白鷗波浩蕩同意杜田補遺白鳥有二說一說謂鷗鷺之類詩言白鳥鶴鶴是也喻賢者之絜白而弃置江湖間一說謂白鳥蚊蚋也以譬則小人言賢者居亂世欲隱而為蚊蚋所噆欲出則為青蠅所汙是無逃於天地之間矣蚊蚋謂之白鳥者按大戴禮夏小正注白鳥蓋丹鳥丹鳥者丹良也白鳥者蚊蚋也蓋進也凡有翼者為鳥崔豹古今注曰螢一名丹良一名丹鳥腐草為之食蚊蚋也 趙云此言在江湖之間天地之內無所逃蚊蠅之害也亦寓意以言小人之多者乎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趙云上兩句言所會之地引事如江摠秋日登廣州城南

樓詩秋城頭晚笛危樹引清風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趙云情人言會中之人飩明遠翫月城門詩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鮮鱠言薦食之味秋蔡七發云鮮鯉之鱠鄰舍煩書札趙云王十玉者必公之鄰也肩輿强老翁司馬相如傳注云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陶淵明使二子乘肩輿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趙云以病不能食虛其雋美之味則持之以歸薦及兒輩也俊當作雋

寄章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藥名也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杜田補遺仇池翁曰沈佺期迴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用

飲子對懷君亦齒録牙緋之比也又古今詩話云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之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珠那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朱對赤邪對子而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所謂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假對按本草柴胡為君味苦平以之為湯皆通表裏爾

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峽俗信鬼病則禱祠而不服藥故峽中藥餌絕少

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趙云以上水更不須楫所以生衣而臥生衣謂水生衣也下句以紀其來時也

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趙云蓋言章君上水也

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文七年傳荀林父曰同官為僚漢高祖罵酈食其曰腐儒幾敗吾事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徵君者以其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故謂之徵君也趙云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今以其出故空復春也蓋使蕙悵空兮夜鶴怨之意下句謂其晚節末路乃傍塵塵出而為官也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海鶴非階墀之物而今鳴向入者非本意也以言徵君晚節爾　趙云兩句皆以喻徵君上句言徵君如楚妃之妍有絕衆之色下句言徵君如海鶴之高非階墀物爾萬事糾紛猶絕粒賈誼賦糾錯相紛一官羈絆實藏身趙云絕粒猶絕粮也蓋言其愁病疾若無所下有矣猶更有絕粒粮之患則其困可知一官羈絆以成傍風塵之句開州入夏猶知冷不似雲安毒

熱新趙云開州必徽君官于彼矣

寄岑嘉州趙云岑參也詩乃吳體故不拘詩眼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古詩云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

願逢顏色關塞遠淹淹詩願一見顏色豈意出守江城居公自注云州據蜀江外顏延年乃出守一麾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師王尊曰近日病肺與友人斗酒新詩稍踈趙云江城即言嘉州下臨大江吳永自叙歷濾連夔故云與三峽相接史云隻雞斗酒選云示我新詩終自陳言不與岑同詩酒之樂也

謝眺每篇堪諷詠謝眺字元暉有詩載在文選趙云言岑之詩如謝眺篇篇可諷詠也馮

馮唐已老聽吹噓

唐老尚為郎公以自比而聽有吹嚾之者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

玉除趙云公初至雲安是去年秋時故云泊船秋夜今又見春矣故云經春草伏枕則公病肺而卧也青楓言楚地多楓樹限玉除則公念還闕也曹子建贈丁儀云凝霜依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

贈子雲安雙鯉魚趙云上句使素書末句使雙鯉魚皆一意也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趙云三輔者京兆馮翊扶風也長安為京兆同州為馮翊華州為扶風公嘗為華州功曹故云潼關于唐則華州之華陰也華州所賦之詩即潼關之詩興矣巫峽忽如瞻華日蜀江猶是見黄河巫峽之高蜀江之長可以

比華岳與黃河益亦在峽中覽物而思華州也

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

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趙云言其初得病于雲安舟中而移衾枕于客居屋舍之下洞口亦所居雲安之地也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迴首一高謌

峽中雖號形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趙云張孟陽劍閣銘云形勝之地匪親不居意言幾時離此三峽險惡之地而去可以首望之寫胷懷而浩歌也

憶鄭南玭

趙云玭音蒲眠切珠名也韻書正作蠙禹貢蠙珠是巳唐柳玭作家訓者亦此玭字也或云鄭南地名玭入名居于此意者公之族人行界故不著姓而特言其名兩師民贍本削去玭字又首句舊云鄜南伏毒寺極難解具于後

鄭南伏毒寺蕭灑到江心 趙云舊本伏毒守難解即民聰作手亦無義一作寺却似有理益寺名伏毒而在江心

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 琴亦有三峽流泉操 趙云石影泉聲言其處所之景物也玉琴言泉聲如玉琴之聲也江淹去故鄉賦撫玉琴兮何親

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 趙云倚風杉臨雲嶠此所以謂之憶也

萬里滄浪水 一作外

龍蛇只自深 趙云舊本作滄浪外師民瞻本作水字是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蓋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之窟宅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也

懷灞上游

悵望東陵道 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世謂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

青門外趙云指言長安東門外也平生灞上游趙云灞水在萬年縣東二十里北流入渭則東陵道乃所以往灞上也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趙云懷昔之游者也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趙云昔所與同游之人既已離別復誰存在者又身已老矣經過亦自罷休也阮籍詩云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趙云正懷灞上而欲歸盡言眼前有今古無窮之意皆在一舟從江漢以歸也謝元暉云天際識歸舟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去仍回趙云風扉舟中之門也水鳥去仍回乃舟中所見矣蛟館如鳴杼江賦云蛟人纖綃于泉室樵舟

豈伐枝詩云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樵舟以雨之故不能採樵故云豈伐枝也此又成連山雨未開之句

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晚晴

返照斜初徹一作散浮雲薄未歸趙云纂要云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隋康孟詠日云光泛扶桑海返照若華池師本以徹作散非是日光將收藏不可言散也語子吾如浮雲返照古叙則賈誼云燕子日斜也雲言未歸謝靈運游南亭詩雲歸日西馳李善引曹子建詩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蓋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今為其薄薄尚在故云未歸江虹明遠一作近飲楚詞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霖雨漢燕王旦謀反大虹下于宮中飲井水竭峽雨落餘飛

鳬鴈終高去喻避世之士能高舉遠引也熊羆覺自肥喻貪暴者賊民以自豐也

趙云既晴矣故鳬鴈高飛飛而去熊羆亦以晴而便于求食也秋分客尚在竹露夕

微微言秋分而尚留滯于他方耳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爾雅云小雨謂之霢霂又云迴風曰飄趙云張協詩云密雨如散絲以言小雨也楚詞九歌之一有乘迴風兮阮詞宗詠懐回風吹四壁野涼侵閉户

江滿帶維舟趙云已閉户矣而涼氣透入此之謂侵閉户益用孫敬閉户讀書字也江以雨而水添故謂之滿用陶潛春水滿四澤字也維舟字則如任彥升詩序云贈郭桐廬出溪口見侯余既未至郭乃維

舟久之言江水添而有維舟在岸也

通籍恨多病為郎添薄游

公通籍朝省晚得渴病嘗為尚書工部郎　趙云前漢元帝紀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公前者為左拾遺蓋嘗通籍省之籍矣張良傳良多病故未嘗特兵將司馬相如以訾為郎薄游則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序云以為濁世不可富樂也故薄遊以取伍又孫綽子云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于野乎薄遊于朝乎　蓋言薄薄遊宦也

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趙云公以冬時出峽即可到荊州又乘醉而別仲宣樓以歸長安也禮記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梁元帝出江陵縣還詩云朝出屠羊縣夕返仲宣樓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荆州趙云此篇又想像之詩公以初雪為期離荆州而歸長安然尚在夔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趙云乃巫山白帝之間故怕其多雨而當秋時尤為可傷也羣公蒼玉珮趙云後四句乃思帝闕之事晉公卿禮秩曰特進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珮水蒼玉韓退之㦸戟進賢冠耿耿水蒼珮亦謂此也天子翠雲裘宋玉賦云主人之女為承日之華上翠雲之裘此宋玉誇誕之言今公直言天子矣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言同舍皆在侍從而嘆巳之淹留也離騷經云又何足以淹留

峽隘

聞說江陵府今之荆州也雲沙淨眇然江鄉水國眼界空闊故雲沙之淨而眇無

涯際也白魚如切玉[崖豹古今注曰白魚好羣游浮水上名曰白萍如切玉言其白也]朱橘不論錢[以其多而賤也]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趙云言江陵以水言之有遠湖遺之樹而所謂欲往江陵之入其船今在何處乃公自言也]青山若在眼却望峽中天[趙云舊本作各在眼師民瞻本若在眼蓋言往江陵則必經巫山峽若巫峽之青山在眼却仰望峽中之天矣意謂巫峽高峻而極窄才能見天也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存沒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棊[席謙吳人善彈棊]畢耀仍傳舊小詩[畢耀善為小詩見玉臺集]玉局他年無限笑[薛云按道藏成都地神涌出扶一玉局今之玉局觀是也]白

楊今日幾人悲陶潛挽歌云蔓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杜補遺後漢梁冀傳注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詳見酉陽雜俎云世說言彈棊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彈棊起于魏明帝按史稱梁冀能彈棊則後漢有之非起于于魏也趙云末句言幾人為之悲特有我而已

右一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華騮自注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　趙云此篇一存一殁也山水言鄭虔之畫驊騮言曹霸之畫末句言無人珍重而藏其畫也或曰何曾有山水正言鄭殁更無人會畫山

永耳於義亦通

右二

日暮

牛羊下來夕一作久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原一作滴秋根趙云舊本作滴秋根字生而秋原則與暗壁敵也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趙云西京雜記言陸賈云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世俗以為燈花結必有喜事今句蓋言頭白矣何以喜為故不須燈燼繁結也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違春意別賦云春草碧色沅湘萬里秋沅湘二水名趙云碧草者春時事也今經秋草枯故謂之違背春意江陵之下接洞庭沅湘為言萬里秋故廣言之池要山簡馬見晉書其未覺風流盡注語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月靜庾公樓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而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夕趙云以習家池比鄭監之湖以當日府師比山簡下句直比鄭監之樓為庾亮樓矣磨滅餘篇翰趙云比下四句公自言也其序其餘錯亂磨滅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髩鬚識昭丘趙云以上句一釣舟引落句唐唐峽水入冬而浪減則可以行故能髩鬚望昭

丘而識之王粲在荊州作登樓賦云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注引荊州圖經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公時在夔言水退則下荊南矣

右一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逕誰道避雲蘿 趙云自須開竹逕承賓客過之下蓋亦暗使蔣詡開逕事用既開竹逕則其逕顯露豈是隱避于雲蘿之間者乎

官序潘生拙 潘岳閑居賦拙者絕意乎寵榮之事 才名賈誼多 本傳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詔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趙云潘岳云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嘆曰巧識有之拙亦宜然潘生以此鄙黯蓋言其材器可以趍遷而止

如潘生之拙也其言官序為安仁自述其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還職者三而已矣斯為官序也西征賦云賈生洛陽之才子也言誼才名而黜之以多劉士衡患才多也捨舟應卜地鄰接

意何如公之意欲往江陵故有接鄰之問

右二

暫阻蓬萊閣見上蓬萊漢閣連注終為江海人鄭君為秘書監即漢之東觀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道家蓬萊山鄭君罷退斯江海之人矣莊子曰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謝靈運憶山中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揮金應物理拖

玉豈吾身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漢蘇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上疏疏乞骸骨上賜黄金二千斤皇太子贈以五千斤廣既歸鄉里日令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或勸廣買田宅為子孫計廣曰吾豈老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金者聖主恵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之不亦可乎族人悅服張景陽詠二疏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臣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𣻉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羮煮秋蓴滑盃迎露梅新尊菜也見張翰傳歸吴注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壺復復傾

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趙云公言鄭君賦詩分得我吟咏之氣象則佳

句莫也頻頻有之乎此莫字與行雲莫自濕僊衣之莫同

右三

謁眞諦寺禪師

蘭若高山處若以者切蘭若寺名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趙云雪以晴日所照自高松而墜下也問法看詩妄一作忘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費長房棄妻子以從壺公趙云宋周顒長於佛理于鍾山西五隱舍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之此于卜宅近寺爲可證舊引費公事非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江賦衝巫峽以迅激又盤渦谷轉黔陽貢物秋書云各貢方物黔陽今黔州也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舟趙云丹砂翠羽則所貢之物也故因其物以寓沈覆之辭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鄒陽曰積羽沈舟姦言雖至輕之物所積既多可以沈舟也蜀使空斜景蜀旅也龍居悶積流龍居寶之所聚也趙云上句形容押綱船之使者舡覆無聊之意盡矣下句則罪龍之為孽篙工幸不溺俄傾逐輕鷗言其能泅爾

右一

竹宮時望拜前漢禮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皆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桂館或求仙前漢郊之祀志公孫之人

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棗脯神人宜可致仙人好樓居于是長安創飛廉桂館師古曰二館名也　趙云詳味此篇蓋因祠亭而貢物也上四句言祠事下四句言覆舟　姹女

凌波日神光照夜年　趙云上句以言神女之降下句則上所謂神光如流星是巳相帝時童謠云河間姹女能數錢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照夜字多矣若珠璧之光照夜故用對凌波此四句言祠事而神降之也　徒聞斬蛟劍　荊佽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巨蛟繞舟幾沒佽飛拔劍斬蛟而　無復爨犀船　晉溫嶠宿牛渚磯下爇犀以照水怪濟須臾見奇形異狀者兩句蓋言恨無劍以斬蛟龍無犀以照水怪皆情怨之辭耳

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趙云舊注引張騫兩字亦是蓋從江中至帝闕故暗用此字

右二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增加減謝靈運詩藥餌情所止衰疾忽

在斯門庭悶掃除陳蕃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趙云傳云門庭逸于萬里加減字醫方多

有漢高祖約法三章掃除煩苛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莊子云原憲杖藜應門王

子猷愛竹也遣兒書則題字于竹上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趙云末句欲離夔南

下也

哭王彭州掄趙云此詩二十韻首兩句驚嘆其死自新文生沈謝至隱几接絡朝

十一韻鋪叙王彭州之平生自翠石䑕雙表至今子各清操六韻叙王彭州之殁後末四句公自嘆其留滯老不得歸長安因王君之喪而感傷也

執友驚淪殁斯人已寂寥禮記交遊稱其義也執友稱其仁也　趙云執友厚愛尤切于交游矣語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文選山河寂寥晨晷寂寥

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沈約謝靈運六朝之能文者赤松子王喬也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　趙云魏文帝英蓉池作云壽命非松喬以松喬言之想見王君人物有儇風道骨者生若生起之生益言王之新文可以生起沈謝于已死之後也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趙云言其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舊注漢有北部太守豈有才起身而遂為太守乎煬帝嘗謂侍

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東唐早見招言其得遽見天子也晉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于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可以見東堂乃帝所臨幸以延賢儁之處也本朝宋敏求作河南志引山謙之丹陽記云東堂西堂亦魏制周之小寢也左太沖詠史詩云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今公翻用之公又嘗曰京兆田郎早見招言得用之早矣

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

舊注引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介倚天外趙云言禁從之地變化者如蛟龍纏繞所倚之劍令君王所佩之劍謂之倚劍則在天子之旁矣秦有簫史者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而仙去豈非言王君為宗室女夫乎

歷職漢廷久

職任也胡馬驕謂安史亂也　趙云方以帝戚為侍從而值祿山之亂也漢書云漢

中年胡馬驕

庭公卿無出其右選云胡馬嘶北風

兵戈閣兩觀寵榮事三朝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趙云兩觀天子之觀闕孔子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是已言天寶十五載祿山犯京師也寵辱則老子寵辱若驚也三朝言王君事明皇肅宗與當日之代宗三朝雖實事然漢有書曰三朝記則字字不為無所出

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彭門地名屬彭州趙云言王君之出守

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注云解去所佩龜印也　趙云生碧草言龜之閑其上生蘚司馬長卿有上諫獵書也青霄言丹禁深遠如霄漢然此言王君已自彭州替罷而有封事于朝雖上而不報也

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趙云此言嚴武節度東西川提兵而出辟王君為幕客也武之初來以一時敕命指揮兩川都節制旣還朝而第二次來雖阻徐知道反不進然止西川

節度而已其後辟杜公為參謀時即是第三次來兼領東西川節度其戎麾可為威壯矣公在幕府參謀謂之叨陪幕府要則王彭州亦在焉而公陪之矣

將軍臨氣候猛士塞風飈 趙云上句指言總戎之人下句指戰伐之士臨氣候者用兵之氣候參風角鳥占孤虛之事風飈戰鬬謂之風飈而猛士塞之也高祖安得猛士守四方

井渫趙作漏泉誰汲烽疎火不燒 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注潔已而不見用也 趙云渫當作漏泉誰汲火不燒此狀風塵既塞而用兵鬬暇之事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急必頻舉烽燧井漏夜而泉不汲烽燧稀舉而火不用燒則無事矣言王君善為參謀而然

前籌自多暇隱几接終朝 漢張良願借前箸而籌之孟子隱几而臥老子飄風不終朝 趙云接終朝公自以其叨陪王君于幕府之日而多暇日日得相接也

翠石

俄雙表寒松竟後彫蔡伯皆樹碑表墓趙云品官之高者其死立雙石為表以言主人嚴鄭公之死也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言王君于主人文情如寒松之不替然亦終于後彫亦所以言其死也

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趙云言不敢以其死耳廢詩篇之贈然染翰之間自痛悼而其情無聊矣

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橋元見曹操曰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後元死操經過元墓輒愴悽致祭咸其知已也江文通別賦黯然銷魂去住言去者有思念之心往者有憂念之意故皆銷魂也趙云再哭之意言已當哭嚴公靈櫬矣今又再哭其墓中之王君也

之官方玉折寄埜與萍漂蕭望之便道之官王褒云死如玉折趙云追悼其才赴任而遂如玉折萍漂者又傷念其寄殯若萍泛之未安也

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趙云

漢禮樂志天馬篇云天馬徠循東道此所謂道也謂王之亡如龍馬不可復見矣烏鵲填河以度牛女謂王之鬼當在仙境也

天人老即世今子各清標趙云以定道其事此皆於死者可冀念也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見雲雨多雲雨注杓斗極也趙云上句公言身之在夔下句公懷長安之遠長雲雨公捉傳神女云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也秦城則長安城謂之北斗城

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趙云此公自嘆其留滯空老不得歸長安益因王君之喪而感傷也

夔府書懷二十韻

趙云此篇謂之書懷公鋪敘其初賜官逢亂至在夔州仍以避亂之故首尾所言惟傷時憂國爾昔罷河西尉至戰凡落丹墀十四韻先言肅宗至

代宗時皆有兵亂自先帝嚴靈寢至苔致莫支持十韻追言肅宗上昇付受代宗事自陳者分王命至蜀使下向之八韻言遣使當在寡誅求除盜賊之事自夠瀨珠墳籍至凡百慎文綵八韻言身在夔府之事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趙云公于天寶九載未獻三大禮賦預言明年之事明年詔試文章方參列選序受河西尉不行至十四載方得免河西尉為右尉率府兵曹是歲十一月安祿山反于幽州則所為薊北也薊北用對河西蓋鮑明遠詩云出自薊北門也

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趙云公自中原入蜀已五年嚴武再為東西川節度辟公參謀方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云敢恨其遲也

扈聖崆峒日端居灧澦時趙云言初在鳳翔為拾遺與今日寓居夔州也崆峒山岷

洮秦築長城之所起處而渭州實當其名古平涼也肅宗初幸平涼又治兵靈武再過平涼公為左拾遺扈從乘輿矣艷澦石在瞿塘江中言居夔州也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趙云言代宗永泰元年召為京兆功曹也公自中原入蜀若萍之無根任漂流矣仍為人汲引字則劉向云更相汲引不為比周萍流字晉侯湛浮萍賦曰既澹淡以順流又曰流息則寧故用對樗散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言如樗之散材矣而尚蒙恩慈謂除京兆功曹乃君王之恩慈也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趙云阻雲臺宿則公以病不得起而歸直也雲臺漢南宮之臺名顯宗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是也宿直宿也後漢鍾離意傳樂崧家貧為郎常獨直宿臺上無被枕也湛露周詩篇名天子燕諸侯之詩也懷湛露詩則不得預宴為懷矣翠華森

遠矣白首颯淒其趙云翠華天子之旗也南都賦云望翠華之葳蕤故對白首也如左太冲詩云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遠矣如莊子君自此遠矣故對淒其詩云淒其風風又謝靈運云懷賢亦淒其

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趙云司馬相如為漢文帝茂林園令故得稱文園漢閣指言揚子雲也著書于天祿閣工公以二人自沉終寂寞在相如雖無此事特言以文園而不顯用終寂寞耳磷緇字祖出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以磨磷為平聲則謝靈運過始寧墅詩磷緇謝清曠疲薾慙貞堅

病隔君臣議慙紆德澤私趙云公被名命以病不行不參預圖論徒背私思也君臣議字如戰國策顏率謂齊王致九鼎之遠曰梁之君臣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楚之君臣謀之葉庭之中為其意矣德澤字如漢武帝制云德澤洋溢施乎方外也

揚鑣

驚主辱拔劍撥年衰趙云書乘輿不備天子騎馬而出所以為主辱矣驃馬銜也楊驃出還范睢云主辱臣辱主辱臣死漢書諸將拔劍擊柱益忠義之心為之憤惋思拔劍懷慨以撥違年衰也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趙云此兩句懷美之辭論語有社稷焉經綸字出易漢書盛會風雲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趙云時以吐蕃之難用兵不息也自代宗即位之初寶應元年史思明父子滅而吐蕃寇秦成渭三州是歲臺州賊袁晁乘亂據浙東次年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諸州河東天子憂皇駕幸陝而京師遂陷矣及京師既復而車駕還十二月又陷松維州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黨須兵入寇朝廷大震是歲西原蠻又陷邵州次年永泰元年吐蕃又寇邊掠涇汾邠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是歲劍南兵馬使崔旰反殺其師郭英人次年大曆元年吐蕃又陷原州今歲九月寇靈州

又冠郃州今此詩乃今歲二年之作則血流者此也尚書血流漂杵又揚子雲川谷流入之血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漢東方朔云吳王泣下交頤四瀆樓船汎中原鼓角悲趙云樓船大舟也所以載兵運糧漢有樓船將軍治水戰之兵而公用樓船字于大食寶刀云太常樓船聲嗷嘈送李大夫赴廣州云樓船過洞庭皆大船之義鼓角悲益兵或戰或戍鼓角自悲矣舊注云人心悲憤故鼓角之聲亦悲耳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左傳有長翟白翟也趙云白翟在西有赤翟有白翟宜吐蕃之連矣戰瓦落丹墀此言陷京京師時事後漢昆陽之戰屋瓦皆落丹墀者天子之軒墀以丹塗之也先帝嚴靈寢切一作虛宗臣靈受遺趙云上句指言肅宗也肅何傳一代宗臣受遺受顧遺命也公孫洪傳替云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

旗趙云肅宗上昇以遺命付與代宗而史朝義未滅則桓山猶為哭騎矣桓山言河北安史之巢穴也遼海則者遼東亦連安史起兵之地田父嗟膠漆行入避蒺藜膠漆所以為弓言誅求之多則田父以供輸為嗟蒺藜者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蒺藜于地而行入避之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風舊俗疑趙云總戎者元帥也時代宗以雍王括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德宗是已孟子或從其體降將餙卑詞代宗即位之次年廣德元年史朝義兵敗其將李懷仙斬其首降也史氏既滅于是欲問河北山東貢賦自甚年絕至于今託言楚貢則齊威公伐楚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堯封舊俗疑則河北山東盍皆王土其尊君戴上之俗既更變亂可疑其忘之也董仲舒云堯舜之俗比屋可封疑謂時無好善之民故以可封為疑長吁翻北寇一望

卷西夷趙云北虜指言安史也其亂幸已滅息則傾翻之良不易此為可吁嘆今則有西夷之禍一望思欲卷掃之也不必陪元圃超然待具茨趙云上句言已身以譬不必在朝列也舊仙公傳云崑崙一曰玄圃者非以言列仙之地乎下句莊子載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今公心激怒望帝親征卷掃之所以惜所以黃帝言之凶兵鑄農器凶一作休講殿闢書帷老子兵者凶器也　趙云此兩句則公之望太平如此以凶器為農器傳所謂銷鋒鏑者也漢書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為講殿若成帝時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新添云四句言為治去亂之道不必引求古先聖之無去妙之說在務德去兵兵納諫宗儉而已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假意以識時無善謀者　趙云公之意以為欲望太平而鑄農

器闊書悼此事係于廟堂諸公之謀筭然其高論難測獨天子之憂每在此耳此與後篇諸將詩云獨使至尊憂旰食諸君何以荅昇平同義

形容真潦倒荅效莫支技此公之自傷乎無補也猶康書潦倒麁踈荅效猶報國也

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趙云謂諸節度各以王命而為有司當以誅求刻薄為戒也漢有繡衣使者羽獵賦云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雲漢詩羣公先正

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趙云均賦斂之義出于周官又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表亂之際公私窘急所分之命所典之司必未至于均賦斂問瘡痍也故以乖賦斂之均為恐瘡痍以言民傷漢書瘡痍未瘳而問則所謂問民疾苦也不似言不得似有問瘡痍者

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趙云上句則率土之濱莫不貢賦下句孤城指言夔州公雖寓居而眼前所見當為之傷矣

緑

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趙云上句憂嘯聚之盜賊後漢劉玄傳諸已命共攻離鄉聚藏于綠林中綠林山今在荊州當陽縣東北下句憂藩鎮之跋扈韓信傳信初之國有告信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果來朝遂擒以歸公意以信可以計追而願藩一跋扈雖欲追而不至矣

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趙云上句成雲夢欲難追之句登祿山叛河北諸將節度不朝寧不嘗膽為戒即趙句跋扈既脫會稽之難患有以報吳飲食必嘗膽下句成綠林寧小患之句列子載郗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一遺者公意言蒼生為盜賊之情可得于眉睫間但當撫綏之則不為耳

議堂猶集鳳正觀是元龜蜀都賦議殿爵堂鳳又中言廟堂諸公趙云議論之堂也猶集如鳳之集欲除上所陳之患但以正觀為龜鑑也集鳳借史書鳳凰集于某某所元龜則又借用無遺為元龜也

處處喧飛

檄家家急競雒右太沖詩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張景陽云常懼羽檄飛急競雒言誅求之細江淹書云鞾雒刀之利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注云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趙云蕭育乘安車所往正是南郡郡今公車云安不定言使者之車不得如蕭育之安盜其安無定所也不定字如左傳納而不定莊子神色不定也蜀使如李郃善知天星知二使入蜀也又司馬相如為郎使蜀今公句云蜀使下何之以言盜賊禍亂之多使者無足住也何之字楚詞云浮雲兮容與道余兮何之陶潛歸去來詞云胡為遑遑欲何之釣瀨隊墳籍耕巖進奕棋後漢嚴陵被羊裘釣澤中陵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此公以自比也隊墳籍進奕棋言其閑曠而

然地熱餘破扇冬暖更纖絺言夔之風土多暄也語當暑衫絺綌豺遘哀金楚麟傷泣象尼趙云王仲宣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此之謂豺遘其有登樓賦乃是登荆州之樓此之謂登楚哀登楚者哀登楚之人也史記魯哀公曰待獲麟孔子見之掩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象尼者孔子之生其父母禱之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其山衣冠迷適越藻繪憶遊睢越人斷髮文身以求冠適之則迷矣漢武帝祀后土于脽水之上趙云言欲溯夔而南下且未能即然所以用適越事形容之莊子曰宋人之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睢音雖地在南都者之宋州也杜正謬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繪之綵李周翰注睢渙二水名其人多文章又能織藻繢錦綺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為厥篚

織文也公少年嘗遊宋故云憶遊睢
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
沈休文春光發隴首
秋風生桂枝　趙云此正見公作詩之時三秋皆秋桂也非八月不足當之延則延賞也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葵傾陽而吾心亦逐之也
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
莊子載大庭氏與赫胥氏栗陸氏相連不著年載大率至德之世反淳復樸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趙云公意欲席卷西夏也
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
趙云高枕字言不得高枕而卧邊孝先弟子嘲之曰懶讀書晝日眠左太沖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今乃言無和我者也又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亦此意
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
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詩凡百君子各敬爾儀視應德璉建章臺集詩凡

百敬爾伍以副飢渴懷左傳文十二年晉人秦人出戰
交綏杜預注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
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
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今公意益言欲載勳業于南宮
者則無使志之不堅
猶戰者之交綏焉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杜詩可補遺按余知古渚宮
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
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哀江賦誅
茅宋玉之宅穿逕臨江之府子美在夔詠懷古跡云搖
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又移居入夔州宅云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疑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于
荆州也　趙云今公專主荆州宅而言之爾
韓愈為荆州法曹詩亦云宋玉亭邊不見人此地生涯

晩遥悲水國秋趙云王東輿周弘讓書云還念生涯繁憂總集又王無功世人世世何勞隔生涯故可知水國指言荆州其字則周禮云水國用龍節句意其其秋時在荆州也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趙云一柱觀渚宫中事宋臨川王義鎮江陵于羅公洲上立館惟一柱也九江與荆州水相連矣公前有詩曰九江落日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几回亦言荆州也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趙云上句即詩所為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有光華之意為判官于幕府則必出使故以使者目之下句又是楚字宋玉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

上卿翁請脩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大賢為政即多聞趙云言多有傳聞之善政也刺史真符不必分漢制

除剌史則分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真符不必分則言其權為州也尚

有西郊諸葛廟易云自我西郊孔明有祠在夔州臥龍無首對江瀆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易見羣龍無首吉

孤鴈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于詩者志嘗在于鄉井故託意于孤鴈也末章則訊不知我而讀讀者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趙云一作聲聲飛念羣是飛鳴念羣則與下句鳴噪自紛紛相犯也

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趙云范元寔詩眼云嘗愛崔塗孤雁詩云几行歸塞盡者八句豫章先生使余讀老杜孤雁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范之說如此今全載其詩云几行

歸塞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渚雲低問渡關月冷遥隨未必逢繒繳孤飛可自疑庶學者知之也其中公用相失字而崔用相呼失益在孤雁自當使失字梁簡文帝賦朧坻雁初飛詩亦云霧暗早相失沙明還共飛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鵶無意緒鳴噪自紛紛趙云末句則言野鵶之紛紛不若孤雁之獨鳴爲有意也豈有不知我而譊譊之意耶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闕趙云禮記儒有蓬戶甕牖貧者之居也士而至于蓬門則亦為生之拙者矣又繼之以茫然無所闕其愁可知故作詩以遣之爾

江通神女館見神女峯娟妙注地隔望鄉臺見者絡望鄉臺注　趙云兩句蓋言夔州也神女館在巫山鄉鄉臺在成

都隋蜀王秀所築見成都記漸惜容顏老傷時不可再也無由弟妹來以道路阻隔故爾列子載揚朱曰弟妹之所不親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史云棄絕人事

奉寄李十五秘書二首 文嶷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越云避暑雲安縣言李秘書留身雲安度夏也秋風早下來約李秘書早自雲安來夔也既來夷則囑其于魚復浦而少駐公欲與之同南下也魚復乃漢縣舊名今之奉節縣也楚王臺則高唐賦所為游于雲夢之臺是巳

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竹枝

歌巴渝之遺音惟峽人善唱趙云梁簡文帝經琵琶峽詩千崖共隱天未句益連其來而出峽矣竹枝歌夔峽人歌之未好則離，出夔峽聽好音也

右一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趙云

左傳行李之往來千金贈則見其贐行之多衣冠八尺身實道其頎然而長也飛騰字飛英聲而騰茂實也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元成負文彩世業豈沈淪趙云

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所以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矣末句又見李秘書世以經學相傳益漢韋賢其先韋孟少子元成皆以經術名家賢常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而元成少好

學脩文葉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文賢而文采過之

右二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楚辭九歌雷塡塡兮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黄柑猶自青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多病長卿無日起謝靈運云有疾象長卿窮途阮籍幾時醒越公以司馬長卿自況則亦病消渴也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貼之以幾時醒則籍沈醉于酒一飲六十日也未聞細柳散金甲周亞夫細柳營蔡文姬詩金甲耀朝

日腸斷秦川流濁涇公有弟妹在秦川也　趙云時京畿有兵戍戍故用細柳事亞夫所營之地秦川言長安潘安仁西京賦云北有清渭濁涇公懐鄉之句也詩經以渭濁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九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灧澦 趙云按酈道元注水經云魚復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三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今公句云灧澦既沒孤根深為之既沒至夏時而言語曰灧澦如如洑瞿唐不稠灧澦如馬瞿唐不下灧澦如襆瞿唐舟絕如龜瞿唐莫窺見本朝樂史寰史寰宇記

灧澦既沒孤根深 此峽西人以灧澦如為水後既尤漲不可下也陣云古樂府灧如作淫澦

其詞曰滟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西來水多愁太陰言陰氣太盛也　趙云太陰字出不一若在水言之則吴楊湖賦曰太陰之所秘玄靈之所游也江天漠漠烏雙去雙一作飛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古客胡商淚滿襟趙云龍吟未必可聞而水之深積想其如此矣庾信泛江云春江夏白帝畫舸向黄牛日落江楓靜龍吟迴上游宋謝莊侍宴蒜山詩霧罷江天分舟人漁子歌回首言其習水而輕之也句出海賦估客胡商淚滿襟以水之泛張不行則滯流行則憂有傾沈之患所以泣也古樂府詩有估客樂之曲

寄語舟航惡年少休飜鹽井横黄金趙云此蓋言販鹽之惡年少者不顧言亡而欲行舟必沈溺并鹽于水入横費黄金也梁元帝古意詩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公於摘倉耳詩又曰奇

語惡少年黃豈且休擲介惟惡少年而後多黃金矣翻鹽井者翻出其物而他往也舊居引蜀都賦家有言引之泉用鹽鹽字則可若讀此句之義却成煎鹽井家横金也恐後學未誤更為詳之

白帝

白帝城頭雲若屯趙云乃句乃師民瞻本舊作白帝城中雲出門非蓊用對雨翻盆而字出列子言化人之羽曰望之若雲屯焉謝庭詠詩巖高白雲屯使此屯也事也白帝城下雨翻盆雲行而雨施汝翻盆言其勢之孟暴高江急峽雷霆鬬江為峽所束故波聲若雷霆也翠木蒼藤日月昏戎一作去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言殘敝也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民死于沒故多寡婦

暴賦横險故多誅求此言軍旅之際民不聊生也如此

趙云老子天下有道則戎馬生于交載記慕容寶傳

陸邃曰宜令郡縣遂千家為一堡

管子度地篇百家為一里十里為術

黄草

黄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人行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 鮑云催寧之亂郭英乂犯寧家至寧逐之是也以大義則之則寧以偏裨逐大將非也　趙云黄草峽在涪州峽之西赤甲山下入行稀諸本皆作行人稀蔡伯世本作本蔡伯行稀以為公律詩四詠畫對凡十篇以此其一為水行之船不歸陸行之人稀少此所以致宜道之更塞也故望秦中之澤使則無消聞蜀道之兵戈或謂或非乃未敢必料也蔡伯世謂是謂蜀中多故冬日池詩公自注傳蜀

官軍自園普遂可見也萬里秋風錦江水都記濯錦江秦相張張儀所以作笮橋東下水禧錦里城基址猶在此水濯錦即鮮明故號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古詩被服羅衣裳莫愁劍閣終堪據張孟陽劍閣銘興實在德險以難恃聞道松州已被圍

松州在西山吐蕃南之鄙　趙云上兩句承蜀道兵戈之下而起思秋風圍萬里橋之秋風驚水正在其下誰家別淚則行兵出息與夫避難逃禍者爲有別離矣未句蓋謂劍閣必之嶮可恃而難割據雖松州在劍閣之內已有圍之者矣其戒守土之臣勿生異意乎若是大歷三詩則三年年漢州刺史楊子彬反于子成都可以講劍閣堪據之義更事博聞者辨之

吹笛

吹笛風山秋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鮑明遠離斷客客情又行子心腸斷風飄律呂相和切馬融笛賦律呂既和切聲互降月傍關山幾處明向秀月夜聞笛作舊賦胡騎中宵堪北走言笛聲怨恐切能動鄉思胡人聞之皆走北矣杜云晉劉琨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為琨乘月登樓之清嘯賊聞之皆悽然嘆長中夜吹胡笳則人流涕噓希有懷土之意遂并園而去胡騎指史朝義之岳未息朱家云季布不北走胡南走越也武陵一曲想南征王徽之聞桓伊善笛一曰相遇于江次未然相識謂伊曰聞君善笛請為我一弄尹已貴顯素聞徽之名更為據胡床三弄而去之已賓主竟不言武陵事未切故考之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趙云一本曲盡生無義緣笛有折楊柳之故曲思感也元注折楊柳落梅花曲

垂白一作白首

垂白馮唐老師云祖誨云馮唐垂白老冀晚達餘見三十三卷元日示武宗詩注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逈獨移時趙云師民瞻本云白首馮唐老今公以自比白首為郎也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樓逈獨移時句法可謂奇矣蓋不必言登字倚字此篇全對多難身何浦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賦七哀詩趙云公入蜀攜妻孥而來今句云無家病不辭豈專以故鄉為家者乎非若馮諼曰無以為也末句千醉舊句云注云山中有酒飲者一醉千日劉玄石飲之千日乃醒七哀詩舊注云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此作也師云題有句

注曹子建等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曹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嘆故賦此詩仲宣則哀漢室之亂孟陽則前哀人事之變遷之哀王仲宣哀故其題皆曰曰七哀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范彥龍云有客欵柴扉趙云及下崢嶸而無無地上寥廓而無天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杜甫遺按酈元水經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蟄降寢于淵故以秋日為夜也且并舉魚龍寂寞秋江冷之句云此二詩皆秋時是以子美言魚龍迴夜水魚龍寂寞秋江冷也漢武帝故事曰東方朔云星辰動庶民勞之應漢武元光中天星大動上以謂星搖民勞之妖問董仲舒對曰是夕露清初濕夕一作火清一作晴高

雲薄未還汎舟慜小婦飄泊損紅顔 趙云言將欲南下斯汎舟飄泊矣恐具小兒之婦以我飄泊之故愁損紅顔此我所以慜愧之乎古樂府有大婦中婦小婦之句觀今句則前詩所謂無家病不離者直念故鄉之無家者矣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 庾肩吾詩樓上徘徊月空中愁思人 趙云古詩蕭蕭愁殺人梁施榮泰詩姮娥誤殺人

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長一作秋

玉露團清影 謝惠連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

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顰 一作燭滅別賦織錦曲兮泣已盡回文詩兮影獨傷 趙云古有織錦回文詩其序曰竇

黜秦州敕徙沙漠其妻蘇氏方黜臨去別蘇誓不更取至沙漠便娶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廻文詩贈之

洞房　趙云此下曰宿昔曰能畫曰闕難曰歷歷曰洛陽曰驪山曰提封通八篇蓋一時所作定為秋七月者以今篇云玉殿起秋風則公在夾感秋風之起追念往昔所作乃七月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　趙云此篇思長安而懷帝闕也言洞房之所以環珮冷者以玉殿起秋風之時也楚辭姱容修能亘洞房而上林賦累臺生成岩窔洞房玉殿字未見所出李白亦云玉殿長愁不記春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也有龍池在焉

趙云長安志龍池在興慶宮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載初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溉

之曰滋以廣平神龍景龍中彌亘數頃澄澹皎潔淑至
數大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今云舊宮指興慶宮
也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同時

趙公北公將下南下已入舟矣所繫舟之處今夜去秦地為遠而想象清漏與往時無異特不得聞之也蓋歎言宮漏矣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東方朔傳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趙云尤見懷長安之心切矣舊注脫誤按傳云武帝微行在至黃山而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蓋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孝惠二年所起二雄羽獵賦序旁南山而西至長安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則黃山在南山之下矣今公句則實道園陵在北地之北也

宿昔

詠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柳芳傳信記天寶中興慶宮小龍遊于宮垣清水中中　趙云青門長安之東門漢書堀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蓬萊殿名在大內大明殿宮紫宸殿之北仗數移所以引下龍池之句花嬌迎雜樹之花則桃杏梨杏之屬杏之屬沈約登高望春詩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舊注引木芍藥不可謂之雜樹龍喜出平池應是言大液池耳按東內蓬萊殿後含涼殿後有太液池景龍文龍文館記中宗登極暉閣遇雪令學士賦詩宗楚客曰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推此可見矣落日留王母微風依少兒王母以言楊貴妃少兒以言妃之諸姨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少兒則衛夫人也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者衛皇后也矣　薛云前漢書周仁為人陰重以是得幸入臥內于後宮秘戲仁常侍帝旁終無所言後漢梁竦傳宮省事秘莫有

知者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切
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從抵戲亦未雜風塵 西京雜記

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又云
武帝時郭舍人則激食壺以作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
取其中而不求其還故中實小豆中惡其矢躍而出也
郭舍人則激令又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
監舍于箄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杜
補遺仙傳拾遺曰木公與玉女投壺有不入者天為之
數噱注云開口而笑也監呼監切又太平御覽載神異
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問口流光

今電是也趙云物皆春則莊子與物為春之語也未句抵戲則角觝之戲也兩兩相當角力鬬伎在漢有之矣亦未雜風塵言至用抵戲而止不甚雜民俗之風塵事也豈美其不徵行者乎

鬬雞

鬬雞初賜錦 趙云陳翰異聞集載玄宗好鬬雞人以弄雞為事貧者至弄假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家寵尚時為之歌云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秀衫隨軟輿推此則賜錦可知矣舊注楊國忠始以鬬雞供奉傳中初無此語也

舞馬既登牀 既一作解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奮樂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乘馬于上抃轉如飛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鮑云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兆亂之象

也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曲長鄭處誨明皇雜錄云上每賜宴酺則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戒列旗幟披黃金甲或衣或服錦繡太常陳樂教坊大陳昇撞走索金劍角觝闘雞又令宮人百餘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幃中擊雷鼓為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或無動中音律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令宮女于前樓歌舞以娛之

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言不復行幸也趙云舊本樓前御柳長一作御曲長當以為是蓋方貫上下句也仙言及明皇遊昇矣宜女樂之久無香也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雁南飛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未

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趙云此篇多使禰衡賦中字意聰明字則才聰明以識機也憶別則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貯又曰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翠矜紅嘴字則紺趾丹嘴綠衣翠衿也渾欲短則顧則六之殘毀雖奮性其爲如也漫多知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也末有開籠口則閉以雕籠剪其翅羽也空殘宿枝則想昆山之高嶽峻思鄧林之扶疏而轉入雛鳥悲舊林之意也末句意羽毛則雖同族于羽毛故殊智而異心也舊注雖引而不全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卧病數衣天 趙云古詩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巫峽西江外自言其所在之處蜀江至荆楚處人名之曰西江莊子激西江之水疏云蜀江從西來謂之西江巫峽在西江上游故曰外秦城北斗邊乃句乃懷長安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末句春用馮唐白首為郎　薛云後漢張衡思玄賦尉厖眉而郎潛兮逺三葉而遺武注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顔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楚辭宋玉九辯洞庭波兮木葉下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惜功名未遂而身老行藏獨倚樓時

危思報主哀謝不能休 趙云上四句言景物下四句乃公之懷抱勲業頻看鏡所以惜老之哀行藏獨倚樓則其所念深矣三國志張昭傳以成勲業方安戎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與信詠愜匣中取明鏡披圖自照看周王褒與周公讓書年事蘭盡客髮哀謝漁隱叢話序昔一詩客當以神聖公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為說獻半山老人得之老人得之未及觀遂問客曰如老杜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説還之曰當鼎以變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益此出意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 顏延年起觀辰漢中 長為萬里客有醜百年身 鮑明遠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 史記風雲天地之客氣也 高

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胡雛祿山也晉戰記石勒倚嘯東門王衍見其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恐將為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趙云北北居其所衆星拱之望北辰則望君王之意胡雛當是史朝義之亂未除而興感感亂皆自祿山也曹植詩云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高堂戰伐言言其所居高堂之上亦染戰伐之塵也蓋公念其流落萬里首因安祿山之亂所致萬里思而傷之凡為太平之人皆被此禍也

江漢趙云書荆及衡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注云江水漢水經此而入海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趙云劉貢

父云楊大年不喜杜公詩謂之村夫子詩嘗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鄉人因曰公試為我續杜句舉江漢思歸客大年以為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大年默然似少屈也然則杜詩之全者讀之未覺其起絕至闕一字少一句而補之仍爾天冠地屨矣老馬事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馬公之意蓋比比于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感也又嘗曰老馬夜知道亦此之謂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趙云天寶

十四載歲在癸丑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陷東京所謂洛陽昔陷沒也次年沒月遂陷潼關京師文超所謂胡馬犯潼關也是年甲午詔親遂幸蜀所謂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也淸笳去宮闕翠訣出關山則顏車駕之出如此也明年九月復京師又復東京丁卯入長安長之安十二月丙午上宮之自蜀郡此所謂故老人流涕龍顏幸再攀也龍髯是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荊山之上鼎既成龍髯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七十人龍乃上天餘小臣不得上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既上天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俗代因名其處曰頊胡其弓曰烏號

驪山

驪山絶望幸花萼罷登臨 趙云此云專言上皇山陵事也驪山華清宮所在也本太

宗之湯泉宮在陵潼縣西去長安五十里長安歲幸馬花萼者樓名取詩人棠棣之義帝時登樓聞諸王音樂咸名升樓同康宴謔相如對彈文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帥古曰幸臨見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

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趙云朝音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朝今地下幽閣無朝人見之燭舊注既誤以朝夕之朝字而引陶潛詩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則不復見晨朝之義何干燭事又引劉向傳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人膏爲登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却析朝與燭爲二字大非今人間賜金則生時賜予留在人間空有此金耳

鼎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

趙云此却正言其上并何遜行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金不飛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　趙云句又似難解蓋言天子如日之明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于殿中今則懸

在舊羽林中舊日充宿衛之兵今則守護陵寢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前漢地理志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復開置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十四百五頃東方傳提封頃畝師之古曰亦謂提舉四方之内摠計其數也萬國尚同心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言以險守為莫若守之以險德也吳起對末文在德不在險以此時徵峻乂入草竊一作草慮犬羊侵顧戢兵

猶火恩加四海深趙云此篇公崇德息兵之作使公居廟堂得行其志天下不亦受其賜乎

懸車入所謂束馬懸車言必欲得形勝之地使敵人束馬懸車而後得入如此而後可如守則莫草臨之以檢

德也書眞乃儉德舊木正作草竊犬羊侵一作若虞犬羊侵當以莫慮爲正義方通貫犬中國之所若亂者蓋白取之也詩小雅蓋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故白亂者當起于人君之奢衆則廢國事而竭民財廢國事則無備竭民財則多怨如是而不有外侮乎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孟子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如秋實美幽徑恐多蹊趙云月令

白露降曹子建名都篇清晨復來還又付身散馬蹄圃開連俯石則圃之所聞當連石樹船渡入江深溪則船之所渡在入江之溪莊子從容是魚樂也黄石公兵書樹杌者鳥不棲迴邊急鳥栖則自清晨至晚而歸矣多

蹊字晴使桃李不言下字成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容強盤飧勇米力葵外讀書秋樹根趙云好兄弟如唐人詩有蕭氏賢夫婦也家好兄弟亦此也承顏胝手足則勤勞于小國之事以養也乃孟子謂竭力耕田以供子職之意莊子禹手胼足胝左傳有盤飧寘壁貼以強字則若強之負米字之米事之祿也力葵者力于治葵也所以成惟小園之句或云力葵一作夕葵此感于以夕對秋矣卜鄰慙近舍訓子學先門趙云題是孟氏故使家家本事烈女傳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

戲為賈街之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頭舍學宮之旁其子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左傳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公自謙言子之卜鄰我僥為近舍蓋以子之母能教訓其子傚學先門也

吾宗　衛倉曹崇聞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魏志毛玠傳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徐經書滿腹中〈趙一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趙云莊子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而孟浩然曾使故對衣冠未句蓋言凡論語之間及于君臣尊卑之際必用其腹中之書而證明之也腹中書暗用郝隆曬腹中之語又邊孝先腹之便吾經〉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羇州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史冬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注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趙云草黃騏驥病公自謂也成亂後嗟吾在之句沙晚鶺鴒寒憫其弟之寒也詩鶺鴒在原以成羇栖見汝難之句楚設關城顧公功其身之所在吳吞水府見言五帝豐之際在楚則夔州為楚之地關險則白帝城地夔之險矣吳則江左至吳而積水之多故云水府寬劉勁趙都賦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埋木玄虛海賦云爾其水府

之內極深之庭紀明遠與內書曰魯渾水府

右一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趙云豐在左左傳聞而未審故今云聞汝依山寺其杭州邪豈定是越州邪兵戈謂之風塵蓋言風動塵起故也齊顏之推古意詩風塵暗天起江漢二水名失清秋則言我秋時在此而不見其弟為相失也舊本一作共清秋非

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杜補遺陳藏器云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島漵中常有此氣堺雅云蜃嘘氣成樓臺高鳥倦飛就之以息氣輒吸之俗謂之蜃樓趙云啼猿自樹公言其所在之處故云影著盧照鄰生山高云莫辨啼猿樹看成女雲吉蜃樓止言豐之所在

之處故思之魂飄前漢天文志海房蜃氣象樓臺公詩有每一日言已一句言彼者前篇云楚設關城險以言已之在楚吳吞水府寬以言弟之在吳又如憶李白云渭北春天樹則言已在咸陽江東日暮雲則言白在會稽似此體格非一

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趙云東盡白雲求又所以成杭州定越州之句

右二

巫峽獘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 趙云屈原九歌有山鬼一篇乃楚事之事巫峽已屬楚地矣左傳行李之往來又曰一箇行李淹吾舅言盧侍御之

注留也屈原決于鄭詹尹曰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老翁則公自謂也字則魏文帝曰皆成老翁但未頭白耳

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趙云光武平眉赤之亂阮籍善為青白眼待眼待佳客曰眼待谷途窮赤輒慟哭亦阮籍事也傳與桃源客人今出處同趙云桃源在朗州即今之鼎周也四舅之封朗故因以問桃源客也人則公自謂桃源事見陶淵明集石季倫王明君詩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一作濕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峽俗多引泉或水以自給也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

至時復問京華心未嘗忘王室也　趙云淹留客公自謂也事則離騷經又何足以淹留禧本古苕師民贍本作古苕是蓋幕苕溪上之一作濕地不工郭僕遊仙詩作華遊峽窟謝靈運齊中讀書詩昔余遊京華以今人承用之熟遂不考按故為出之

樹間

岑寂雙柑樹鮑明遠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時同待菊黃幾迴霑葉露乘月坐胡床前漢趙廣漢傳滿歲為真戶翁歸傳亦云晉書庾亮在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便處胡床談詠竟坐晉劉琨傳琨乃乘月

登樓清嘯　趙云滿歳如松碧周滿一歳冬夏青青如松也橘熟于九月則為待菊黄矣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　月中有白兎以其明輝無所不照故可數秋毫　趙云延篤與李文德書吾誦伏羲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歸心則與選詩邊馬有歸心公詩首句多便對明鏡以言月之圓也庾信磨鏡詩明鏡如曉月古詩稾貼今何在山上復稾貼何當大刀頭破鏡非上天無栽樂府古題要解曰稾貼今何在稾貼趺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上山為出字言夫出不在也何當大刀頭有鐶問夫有時當時當還也破鏡非上天言月半欲當還也今乃八月十五夜

子故稱之為明鏡則月圓矣轉蓬行地遠地以蓬驚身也曹植雜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由而來陽源效古詩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迴到古時人所以悲轉蓬劉安招隱士云桂樹叢生兮山之陰杳桂枝兮長海留

右一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沈全浦暗輪仄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頃後漢張衡靈憲云月陰精之積而成獸象蟾兔陰之類有憑故為者羿請不死之藥于王母其妻姮娥竊之託身于月故名蟾蜍　趙云稍下猶銜言月也如上篇月詩併點巫山出新規楚州清也氣沈全浦暗以成稍下巫山峽之句峽水中有水也輪仄半樓明以成猶銜下帝城之句

城上有樓也刁斗則兵戍處皆有之事出李廣傳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軍營有偃月明趙云時方有吐番交兵則張弓于夜皆倚晚月之殘魄不獨漢宮為然雖處營亦然倚字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右二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趙云前漢樂志月穆穆以金波沈約謝賜甘露啟玉聚珠聯隨盧思道合甘露表玉散珠簾連而相承云金風玉六如密

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古有關山月之曲河漢近人流舊注引會文帝仰看明月光天漢回西流可證流字也沈約秋葉詩巴童暗理瑟魏文帝善哉行曰悠悠川流不息行舟

十七夜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伏更隨人光射潛斗動明方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趙云鮑明遠詩倚依妝雞豚蜀都賦下高鵠出潛斗舊注引謝靈運詩潛斗娟幽姿在後夫宿鳥字出文選謂之鳥則無定名舊注引魏文帝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全不相干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嶶高秋收畫扇一云藏扇羽班姬詠扇詩常恐秋風至涼飈奪熱炎弃捐遮恩中恩中情道絕久客掩柴扉懶慢來時櫛稽康書懶與慢成祖艱難帶減圍謝靈運搖帶準晴苔不知今是非沈約與徐勉書老病百日數圍革常帶應移孔以手握臂掔計月少半分將軍猶汗馬越云世番之禍未息也公孫共云臣愚會無汗馬之勞天子尚戎衣書一戎衣天下大定白將風飈脆檄檉晚夜稀白蔣茭草殷檉檉柳何年減豺虎似有故園歸王仲宣詩豺虎方講患張孟討詩李業尚亂起賊盜如豺虎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門巷落丹楓謝靈運曉霜楓葉丹常在商山老兼存翊贊功趙云全生狎楚童言為客于外年老而不敢恃雖童稚亦狎熟免其猜忌為害乃所以全生也商山老四皓也四皓雖隱乃出而從侍太子高祖一見太子遂定既隱而出此為可惟此亦孟皓然頗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王定是非之意公棲遲峽中老矣蕭索如隱者而實非隱也以四老人避秦漢不仕真隱矣卒能一出于漢有翊贊之功公自歎已流落不為世用然不能忘有為之志此忠臣畎畝不忘君也

秋興八首其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張景陽荒楚鬱森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一作重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良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　趙云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巫山以言山巫峽以言水夔以白帝城為塞故云塞上叢菊兩開他日淚此句涵蓄蓋公于夔州見菊者二年矣方叢菊之兩開皆是他日感傷之淚也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一作月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堞城堞也粉謂飾以堊土胡人卷蘆葉吹之為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趙云南斗師民瞻作北斗蓋長安上直北斗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行者歌曰巴中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八月查事載博物志世亦傳張騫奉使尋河事而不見為傳記公屢使為張騫蓋承用之熟也庾肩吾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詩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逐流今公雖有理州之役若奉使然而不到天上為虛隨矣省署以粉畫之謂之畫省亦謂粉署初學記載應邵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廨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指使從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以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為服枕則違去畫省香爐者以伏枕之故也山樓粉堞指白帝城末句想像扁舟之往如此北山移文秋桂

遺風眷
羅罷月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一作一日）江流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詩汎汎揚舟　趙云江樓坐翠微樓在山間也爾雅未及上曰翠微以其氣然也梁張率長相思云望雲去去遠望鳥飛飛減江淹別袁昌州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杜補遺左太沖蜀都賦觸石吐雲鬱盆蒕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者陸倕石闕銘上連翠微天邊氣也）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趙云功名薄公自言其為左拾遺時雖有諫諍如匡衡而緣此帝不加省以出比之則功名薄也劉向講論五經于石渠公言其心事欲如劉向之傳經

于朝而乃違背不偶也心事違出左傳王心不違又史云事與願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薛云文選范彥龍贈張徐州詩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説有客款柴扉價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又似驕何翩翩長安五陵閒　趙云五陵衣馬言貴公子也西都賦北眺五陵言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皆高貴豪傑之家所居語乘肥馬衣輕裘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碁奕碁互勝負也左傳襄二十五年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百年世事不勝一作堪悲王侯第宅皆新主以喪亂而易主也左太沖濟濟王城內赫赫五侯居古詩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

振河北尚用兵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秦有魚龍川杜云草閣秋興詩乃夔州所作豈可言秦秦之魚龍川乎　趙云直北關山金鼓振言夔州之北用兵乃隴右關輔間也舊注便云時河北尚用兵考之大歷二年豈有此事乎征西車馬羽書馳此所云西專指吐蕃征西者將軍之號晉書征西起于漢代舊本元作羽書遲師民瞻本作羽書馳是或曰言羽書遲則望其奏克捷之功也雖有義但貫力耳羽書者羽檄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注檄尺有二寸之木插羽于其上取其疾也有所思字古樂府詩題也末句言魚龍直以夔峽積水之府有魚龍焉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漢武帝置金露盤西都賦抗仙掌以

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

趙云蓬萊殿名在東内大明宮正對南山金莖注孝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所謂金莖即銅柱也

西望瑤池降王母 漢武帝內傳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武武帝夜忽見天西南如有白雲起俄頃王母至

東來紫氣滿函關 老子傳注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

趙云瑤池則神仙傳載王母所居宮闕在崑崙山圃閬風之苑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又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望瑤池則望其自瑤池而降也又有載尹喜所占見紫氣滿于關上瑤池在西極故云西望老子自洛陽而入函谷故云東來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

青鎖點朝班 趙云言君王御朝而諸公入朝也崔豹古今注商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韓非云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雲移雉羽則皇帝御朝初以扇幛之而開扇則如雲日之移帝堯本紀望之如雲就之如日天子之相曰雲日之表雲移雉見日故云識聖顏一卧滄江者公自謂也幾回青瑣照朝班則想望省中諸公之朝也青瑣者漢未央宮中門名應劭曰黄門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散騎常侍范雲與王中書詩攝官青瑣闥遥望鳳凰池大抵皆禁從事也左傳朝以正班爵之序

其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 瞿唐曲江雖南北萬里相遠而秋止

一邑也　趙云醴唐峽口則公今所在之處曲江頭則公故鄉長安之景梁元帝纂要秋亦曰素秋曲江在昇道坊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司馬相如賦臨曲江之隑洲蓋其所也花萼夾城通御氣見白日雷霆夾城仗注芙蓉小苑入邊愁見青春波浪芙蓉園注花萼樓芙蓉園皆長安宫禁故事　趙云花萼樓在南内興慶宫夾城在修德坊芙蓉苑在敦化坊與立政坊相接本隨氏離宫大抵興慶宫夾城芙蓉苑皆接曲江通御氣則以南内為主耳本遊幸之地今乃有邊愁入于其間以紀吐蕃之亂當陷京師故也珠簾繡柱圍黄鵠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錦纜牙檣起白鷗　趙云上句蓋言繡窠作雙鵠圍狀而用黄線繡為鵠也乃所謂鞠豹盤鳳之類舊注引黄鵠樓在漢陽軍非是下句則芙蓉苑中有水可以泛舟故也公嘗曰青春波浪芙蓉園　回首可憐歌

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謝元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 初武帝欲征昆明夷爲有滇河乃作池以習水戰因而得名 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鯨毎至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杜云西都賦注武帝鑿昆明池于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 趙云漢武帝元狩三年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傳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常安西南周回四十里則所謂昆明池水漢時功也食貨志又曰

時粤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樓船高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下句則汎言池中之景物矣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趙云上句言菰之多其望之長遠黲黲如雲之黑也菰米事在周禮曰魚宜菰鄭玄云菰彫胡也賈公彥云今南方見有菰米宋玉諷楚王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宋玉楚人也蓋以彫胡為珍則菰米本南方之物而移種于是池矣沈雲黑字杜田引唐本草圖經菰又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彫胡米也沈雲黑其茭鬱乎故子美行宮張望補稻畦水歸詩有秋菰成黑米之句穿鑿非是蓋中有黑則黑在實之中間豈望而可見乎若秋菰成黑米自是已為米則可見其黑也蓮房墜粉紅正謬謂蓮實上花葉墜也爾雅荷芙渠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郭璞注蓮謂房也的房中子也關塞極天唯鳥

道江湖滿地一漁翁趙云關塞指白帝城之塞鳥道則一帶皆高山故得稱鳥道一漁翁公自謂也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杜補遺楊雄校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昆吾地名有亭師古曰御宿在樊川西　趙云此篇紀其舊遊渼陂之事師古曰御宿在樊川西以今長安志考之在萬年縣西南四十里孟康注漢書曰為離宮別觀禁御不得使人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自逶迤想今上如此而引下句渼陂大率皆終南山一帶之下耳紫閣峯終南山之峯名終南山以鄠縣言之在東南二十里渼陂在縣西五里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凰枝 趙云其昔日所見如此秦記初長安安謡云鳳皇止阿房苻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可見種桐之事貽以鳳皇枝則莊子鳳皇非梧桐不栖也因言梧桐而以鳳事飾之沈存中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棲老鳳凰枝此益語反而意寬韓退之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也沈之說如此益以杜公詩句本是鸚鵡啄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而語反爲韓公詩句本是窺沼鸞舞鏡渡橋馬行天而語反爲韓公詩從其不反之語義雖分明而不可誦矣却是何聲律也若杜公詩則不然特紀其舊遊渼陂之所見尚餘紅稻在地乃宮中所供鸚鵡之餘粒又覩所種之梧年深即老却鳳皇所栖之枝既以紅稻碧梧爲主則句法不得不然也

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趙云言其昔日

之實事拾翠起于曹子建洛神賦而用拾翠字則玉臺前集載費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迴袖掩芳春後集載虞茂衡陽王齋閣奏妓詩拾翠天津上迴鸞鳥路中也春相問方春時遊賞佳人更相問勞也仙侶同舟用郭李事末句公益言其昔日曾携綵筆題詩干歷其氣象今則老矣正白頭中吟詠而望之其頭苦于低垂公有渼陂行又有渼陂西南臺詩又與源太少府宴渼陂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則為綵筆昔遊矣卓文君有白頭吟

社日兩篇

九農成德業少皥氏以九扈為九農正百祀發光輝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平故祀以為社左傳盛德者必百世祀　趙云成德業則七月之詩皆農田事而謂之陳王業也句農以農事而

成王者之德業則百世祀之于是乎發光輝矣報效神如在語祭神如神在馨香舊不違左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趙云南翁巴曲醉公自言其在夔州得稱南翁世言巴曲渝舞又曰巴渝之音者以漢高祖所嘗貴之也應邵風俗通巴有賨人剽勇漢高祖為漢王時募取賨人定三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可見矣北鴈塞聲微則秋時鴈北鄉矣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趙云東方朔事伏日詔賜從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郎懷肉去詼諧字方朔傳贊朔之詼諧也王立之詩話老杜杜日詩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然漢書所載朔乃伏日也立之之意遂指杜公以伏日事為杜日微言其誤矣是不知杜公于語以為若使東方朔當此日而分肉想見其亦詼諧而

先割肉以歸不亦善使事乎　鮑云棲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時社磔狗四門則祠社用伏日矣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右一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絶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　趙云陳平事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太史竟論功則史氏竟論列其所宰天下建立之功也公以為陳平之不如故起此漢以引下句江南　則大江之南岸也渭北則咸陽也咸陽在終南之南渭水之北公皆有家焉春日憶李白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正在

咸陽所作也句云它時渭北童則言其為童時社日在咸陽也絕塞指夔以白帝城為塞矣其士之人散娛我所看者在此絕塞而我方流落於此故涕淚在秋風之中落也鴛鷺言侍從貴人也金闕天子之闕言貴人之自金闕回者誰念我乎公嘗為拾遺蓋侍從之列矣晉稽含社賦序曰社之在世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含用則是日羣臣集于金闕為社而句所以言鴛鷺回金闕也

右二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謝玄暉邑里向蕪疏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卜宅楚村墟夔古楚附庸也棗熟從一作行人打葵荒

欲自一作且鋤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趙云左太沖蜀都賦注為東井星之維絡著蠻字則凡全蜀皆井絡而公今居夔則為蠻井絡矣下云楚村墟是已夔者楚之附庸而楚在春秋為蠻夷也秦熱從人打則又前所題桃樹云今秋抛饒貧人實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鄰見愛人及物矣末句亦實道其事

右一

易識浮生理難交一物遂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見公詩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注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舊本此作北山薇夷齊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趙云上兩句通義所以引下句叢

言浮生之理不難識也以一物不可違其性言之則浮生之理得矣一物不可違者何也水深魚深魚極樂則魚不樂矣林茂鳥知歸林淺則鳥不歸矣以是推之吾衰老矣自安於貧病而無它念止以榮華非不美也而有是與非焉吾老字師民贍本作衰老是盖兩字方對榮華未句又結一篇之義不厭䋲㣲而食此其所以安貧病與

右二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嵇康書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云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又云有入山林而不反之論遂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也

掉頭紗帽側莊子在宥篇爵躍掉頭紗帽見紗帽淳注

曝背竹書光竹書古簡冊　趙云晉書桓温詣謝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情溫曰今司馬著帽進覲此則帽為閑散之服矣列子宋國有田夫東作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奠有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此曝背之義也貼以竹書則所讀竹簡之書暗用郝隆七月七日臘腹中書事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趙云班固終南頌蜜房溜其顛左太沖蜀都賦蜜房郁毓被其阜杜時可引裨雅言蜂有兩衙應潮其王所在衆蜂環繞如衛扶取萬芳釀蜜其房如脾故曰蜂房又謂之蜜脾末句蓋言秋花故小紅翠謂之稀疎也

右三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海賦波如連山潛鱗輸駭浪海賦駭浪暴洒

鷩波飛濤

歸翼會高風。趙云三易之名商日連山潛鱗輸駭浪蓋言潛魚以深為樂而峽水之深則輸寫駭浪淮南子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則此輸之謂矣歸翼會高風乃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之義而會拆所謂風雲之會舊注引魏文帝文適與飄風會都成吹散之矣

砧響家家發謝惠連擣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

樵聲箇箇同峽山樵人常唱大昌歌以弔榔青每聲闌郎呼榔青然不知所為也

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淮南子霜神青女注云青女天神主霜雪後漢樂崧嘗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天官賜尚書郎已下食并給帷被公雖為郎而在外故亡隔爾

右四

身許麒麟畫見今代麒麟閣注年衰鴛鷺羣公悦方登朝籍趙云麒麟漢閣名在未央宮漢宫殿疏曰天禄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唯霍光不名至蘇武凡十一人古詩廟迹鴛鷺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遲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趙云帆留一片雲公欲南下已理舟準備帆席而未行也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世說郝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娵隅濯清池桓温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温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

右五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莊子人間世支離疏注亡形體支離不全貌漂泊西南天地間漂泊無定止也趙云上句追言安祿山之亂時在賊中或往河陽或趨行在或居秦或居同谷是爲東北風塵際也下句言其入蜀往來東西川且在夔也三峽樓臺淹日月三峽瞿唐巫山黄牛也趙云三峽所載名不同日月峽在渝州所謂西峽其二則巴峽巫峽詳見忠州詩解今專言其在夔蓋夔上游則月峽下游則巴峽巫峽故言三峽若言樓臺則指白帝城之屬不必恭州之月峽今三峽中亦有明月峽蓋石壁有一竅圓透見天其明如月故以名峽也五溪衣服共雲山五溪蠻夷所居馬援所征之地衣服言異服也共雲山言與之雜居薛士援後漢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虎注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在今

辰州界

羯胡事主終無賴祿山負恩無所倚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公自言傷時也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略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趙云末句公方更欲南下文章必適於江南則以信自比宜矣

右一

搖落深知宋玉悲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竊獨悲此凜秋

風流儒雅亦吾師趙云風流儒雅字合兩處所出晉書天下言風流以樂廣王衍為首漢書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比與丹青引合用文采風流同格吾師字傳鄭子產不毀鄉校曰是我師也而著人人

名以言吾師則羊祜曰蘇廣是我師也公又嘗用亡李陵蘇武是我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

謝靈運洒淚眺連閣

蕭條異代不同時

漢武帝見相如上林賦恨不與之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

哀江賦誅南茅宋玉之宅

雲雨荒臺豈夢思

為玉曾賦陽臺事朝雲行雨是也　趙云上句專言歸州之宅玉歸州有宅荊州人有宅余知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云誅茅宋玉之宅穿逕臨江之府此荊州宅之證也公移居夔州入宅詩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此歸州宅之證也今公尚在夔所賦詩則江山故宅者言其歸州宅耳荒臺則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注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今謂之雲雨荒臺則賦下文亡王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

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陽臺即雲夢臺也玉所言朝雲行雨託興以言夢中事公詩句則言荒臺之雲雨蓋誠有之豈是夢思乎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疑神女之事也

右二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薛云圖經昭君臺在興山山南二里漢掖庭待詔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舊經云邑人憫昭君不回立臺以祭焉今有昭君村人琴操昭君伏毒而死單于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趙云梓歸州圖經王昭君南郡秭歸人興山縣有昭君村有香溪止云昭君所遊耳謂因昭君草木皆香

蓋未必然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絶兮異域李善注紫臺猶紫宮也蓋言天子之居矣獨留青塚則言昭君之暮也太白詩生乏黄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趙云公言在畫圖中得識昭君之美態如春風之面杜時可引詩京雜記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皃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畫工毛延壽等皆同日弃市郄是當時毛延壽所畫事延壽以不得金之故畫美為惡豈于今所言春風面者乎環珮空歸月夜魂又狀言魂在月中往來而歸也環珮者美人所服也陸機日出東南行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是已

千載琵琶作胡

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薛云釋名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　趙云舊注昭君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名昭君怨不知何所據此蓋傳於世俗所傳昭君自能彈琵琶者若魯交詩一曲琵琶馬上彈恨聲飛入彈于國是已所謂昭君怨者自是時人賦樂府曲以之為名李倫王明君詞序曰王君明者本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為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詳味此序則馬上彈琵琶者乃所送昭君之人也豈昭君自彈邪故唐史官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亦取之以為據若於琵琶謂之胡語則琵琶本胡中之樂胡一名胡琴也

右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劉先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敗東征三吳為吳將陸議所破於秭歸少歸魚復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本傳云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北窺吳幸三峽之意也又云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山裏翠華車蓋想像猶髣髴　趙云翠華天子之旗上林賦建翠華之蕤

玉殿虛無野寺中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　趙云班固楚辭序多稱虛無之語而曹子建詔虛無求列仙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前漢揚煇傳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豚炰羔

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自注殿今為寺廟在宮東　趙云王褒講德論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右四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漢以蕭何為宗臣以宮業為時所宗尚也言孔明勲烈見於後世者亦可擬蕭何趙云晉書胡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三分割據紆籌策當時孔明多籌策陸士衡辨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萬古雲霄一羽毛言聲名飛揚獨步萬古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謂功垂成而亮薨　趙云言孔明在二公之間也伯仲之間字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指揮若定字前漢陳平之言楚漢曰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郎定矣其後用之於大臣則庾庾信周齊王碑一朝指麾六合大定失蕭曹則亮有吞魏之志功未成而薨其指揮初未定也使其事定則一掃中原坐通江右天下混一雖

蕭何曹參之功亦隱失矣見伊呂其見字則桓嬰一見王導云向見管夷吾之見失蕭曹其失字則鮑明遠詩露失交何城之失此兩詩句之勝最為難着福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趙云舊本福移師氏贍所運移是本傳注載魏氏春秋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寢罰二十以上皆親擥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右五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一作夔州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迴首中丞座見周行燭座棨注馳牋

異姓王見八哀詩臨王詩注淮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趙云起池發寒塘言田將軍所起發之地在夔州寒塘回首中丞座辭中丞而行猶回首顧戀也中丞言座則御史中丞謂之獨座也異姓王則漢有異姓諸侯王也田之行在秋八月故曰燕辭楓樹日言燕之去鴈度麥城霜言鴈之來言楓樹則楚地多楓宋玉云江水湛湛兮上有楓而阮籍云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麥城未見所出應是楚地之名　新添麥城出三國志呂蒙傳蒙取關羽荆州自知孤窮乃走麥城欲入蜀而潘璋斷其路則知杜公送客往江陵其陸路當經由麥城也空醉山翁酒遥憐似葛強趙云句以山簡比柏中丞以葛強比田將軍晉書山簡鎮襄陽郡民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

并州兒强家在并州劉愛將也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為忘年之契也趙云藜杖即倒使杖藜字莊子原憲杖藜應門秋覺追隨盡自言其所追隨之興已盡不能再往耶今所來孟氏之家因重其兄弟孝友偏篤也末句清談謂之滋味亦漢書所謂篤公之論將帥有味哉故韓退之送窮文語言無味亦出於此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筐（趙作留）果呼兒問煑魚（文選樂府呼兒烹鯉魚）時聞繫舟檝及此問吾廬（陶潛吾亦愛吾廬　趙云挂壁字摘使晉書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移留果則壁間轉所儲留之果也末句公自言凡有舟楫過往必來見之也此篇有兩問字問煑魚應錯然不可妄填改也）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趙云晉夏侯湛懸桐賦詰朝之暇步趾前廡）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漢樊噲

傳箴獻甘醲髙注醲醇酒汁滓相將也甕齏落提携飯糲添香味朋來有

醉泥論語有朋自遠方來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趙云上句言孟倉曹之步趾此句公自言其當孟倉曹相訪之時如此也鄭康成注周禮酒正二曰醴齊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舊注引樊儵傳注已在其後周禮齏用百有二十甕故例用甕齏飯糲添香味以言其齏朋來有醉泥以言其酒阮咸語曰未能免俗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一云秋日閑居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詩雉鳴求其牡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見洩雲蒙清塞注

隱几亦無心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嗒焉似喪其耦注心形兩忘也　趙云沈休文詩茅棟嘯愁鴟背堂資僻遠言果林在堂之後也果林枝蔓荒穢則藏雉而有鬬敵之處雉性強而善鬬潘安仁射雉賦睨聳之俊擅場挾兩言不但欲專一場而已又挾兩雌乃所謂雉之求敵也舊注引詩却是求偶豈求敵之義耶江猨應獨吟應字平聲亦以鈕斫果林則遠來者少應有獨吟者而已末句溲雲字溲私烈反官韻作渫魏都賦窮岫渫雲日月常翳謝玄暉敬亭山詩渫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而公詩又曰溲雲無定姿却仍用溲字也陶無心矣而吾之出岫雲之不去為無心矣而吾之隱几亦無心矣

右一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一作成

泥以泥對其接枝也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趙云朱果落封泥園家愛惜好果以泥封之言朱果熟而色赤落封泥所封之泥久而自落之薄俗防人面使人面歎心之義蓋言薄俗之可防也舊注引左傳人心不同如其面馬止是面之不同耳於防字無義全身學馬蹄取莊子馬蹄篇所謂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右二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一作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

倚杖更徘徊

右三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一作濶西南控百蠻施黔連五溪之蠻也城敧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多天險天設之險也言險因開闢而設通爾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顔趙云城敧連粉堞言山上白帝城也防隅一水關言峽口有鐵鎖為關防也防隅字當是防虞鼓角盖城上防戍所撃吹者以身當亂離之際聞之所以感動衰顔也

右一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當公孫述劉備之際䕫爲要衝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薾煩親故諸侯數賜金趙云阮籍臨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末句一本公自注云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蓋節度郡守古諸侯也故所謂之金得稱賜金

右二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黒裘蘇季

子不得用貂裘弊黑　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趙云公時服緋故用朱紱字挈帶看朱紱開箱靚黑裘以雨之故恐其浥黦故也朱紱在易用朱紱字在傳用朱芾字雖通於紱而用朱紱字則常賢詠詩黼衣朱紱也世情只益睡亦以雨悶思及世情惟睡而已然時方盜賊敢忘禍亂之憂乎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　一作遒新　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　李廣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徑道也　梔子紅椒艷復　一作色　殊鑠石藤梢元自落

倚天松骨見來枯林杳出實垂將盡苿蔕辭枝不重蘇

冬日恩光豈借貸左傳云冬日可愛清霜殺氣得憂虞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衰顏動覓藜牀坐管林家有坐藜牀欲穿爲學不倦緩步仍須竹杖扶費長房投竹杖於葛陂化龍而去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潘安云秋興賦序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趙云江南種橘江北成枳則日橘自是楚地之所有耳故曰北地無舊本籬中秀色又云籬邊新色師民賠作籬邊秀色是兄自見來之語皆言其久遠如此矣東坡詩西骨向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益出如此耳謝玄暉詩桃李成蹊徑舊注止有蹊字是不知捨祖而取蹤矣梁孔翁歸班婕妤詩恩光隨妙舞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末句公以流落在外州別無官

署之意潘安仁為虎賁中郎將其秋興賦序云云今公以別無官署故言未知雲閣處上在蹄猱之地耳　文選江淹上書曰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偶題　趙云此篇二十二韻首論文章而終之以流落懷念故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趙云言文章垂不朽之事其得其失蓋吾心自知之禪家書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亦此之謂　文選吐滂沛乎寸心　失自寸心而出豈不自知哉

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言以文章名必有所長也　趙云孔子曰作者七人矣故凡有所與作得相承謂之作者作者列別若曰其人能詩其人能賦其人能文是之謂殊列亦豈有無其實而有其名哉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　漢文章深厚有古人之風　趙云上句指屈原宋玉文章之祖起於

騷嗟不見則屈宋遠矣下句則漢漢先有司馬遷相如後有劉向揚子雲王褒之儔後漢有班固父子張平子之屬也嗟不見字如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盛如斯則倒用如斯為盛也亦以言惟漢為盛傷今不如也前漢公孫洪等賛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文選范彦龍啟古漢道日休明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趙云選喜誇前輩則漢已來載在典冊皆前輩也飛騰字使飛英聲騰茂實也書餘波及于流沙文賦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亦摘字用文章至于綺麗乃騷惟之末流故謂之餘波舊句綺麗騷人之作非是

後賢兼舊制或作利作列後之作者兼騷之體也歷代各清規趙云此言後輩兼取前輩之所利以為規範乃公所謂遞相祖述也已上普言之耳

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趙云公自謂也言文章之法自是吾儒家者流所有而吾之用心已自弱冠時疲苦至今也如公之家則

又累世儒奥蓋其祖審言已有文稱也

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趙云公蓋以謝靈運鮑明遠爲懷又以劉公幹自恃也江左則稽阮鮑謝之徒文選多取焉故公永懷之舊本注云鄴魏所都文帝好文故作者多尚奇江文通云閑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按江文通雜擬詩序固有此語舊注因其有鄴下兩字引用却便云文帝好文故作者多尚奇以附會爲鄴中奇非是按魏文帝好文其在鄴也有七子皆能文乃王粲徐幹陳琳阮瑀劉楨孔融應瑒而劉楨者多病所謂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謝靈運擬其詩序云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則 病者指劉楨爲鄴之之奇也公亦多病故專以自比

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趙云言文士必有佳子而自嘆其子之文不逮於已也騄耳騏驎是二馬而皆良馬騏驎之子仍是是騏驎故

云帶好兒如輪扁若妙如斵輪而不能傳其子事見莊子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堂構之虧則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然則題爲偶題豈公有所感而作此詩耶

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

趙云此又嘆其文章如此而自流傳也後漢王府字節信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曹操與楊修講曹娥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修即解得操行三十里乃悟亡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之子好字也齏臼受辛之器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楊合操曰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緣情慰漂蕩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

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

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左太沖巢林栖一枝可爲達士模唐李義府始召見太宗遂令詠烏其末句上林多許樹

不過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

蜂蠆蛟螭皆毒物也言避患難不假爾趙云言其製作緣情而生以慰漂蕩耳抱疾屢遷移又申言漂蕩之實曹子建離思賦余抱疾以實從扶衛軫而不移經濟慚長策雖為自謙蓋亦自傷於不用也晉石苞傳景帝言苞曰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飛棲一枝以為為喻又以成屢遷移之句賈誼云振長策而馭宇內蜂蠆蛟螭言其所棲一於夔州之地如此也

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兼盜賊

胡虜為中原之亂也

異俗更喧卑

公北人而在南故呼楚人為異俗喧卑囂雜貌　趙云歎治古之不復見傷戰爭之不能安治古莫過於唐虞故以唐虞為言戰爭莫切於項羽與漢高祖故以楚漢為言舊注於唐虞下注沈林文論虞夏以來遺文不能覩于楚漢下注江文通雜體詩夫楚

摇漢風既非一骨已隔漂蕩遷移居峽之後豈却尚言文章耶又與下段不接蓋公已自緣情慰漂蕩而下轉入悼已傷時之事矣唐虞既遠而楚漢可傷其在今日則聖朝雖聖乃兼有盜賊蓋前有安史今有吐番也周禮本俗六有曰除盜賊鮑明遠舞鶴賦陋人寰之喧卑

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趙云上句又以嘆其埋瘞下句又以言其潛隱苦言如劍之埋而未呈如蛟龍之在池而未出也雷次宗豫章記載豊城劍事或曰劍上有七星之狀公於螟詩云正枕當星劍是已理固有之而未見所出唯辭燭觀純鈎之劍曰觀其文則列星之行然亦不分明有星辰字周瑜言劉備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

趙云上句則前此吐蕃陷東京又陷京師又掠涇邠幽鳳翔入醴泉奉天時京師大震則兩都曷嘗不置軍營而開幕府耶下句則天下皆用兵矣

南海殘銅柱東風

避月支 匈奴傳東胡彊而月氏盛 趙云在南亦有侵犯者如廣德二年西原蠻陷邕州大曆二年桂州山獠反是也銅柱則馬援征南時立銅柱而勒功於其上也殘則幸餘此物耳月支胡在漢為梗今以比吐蕃寇自西而來犯順於東胡東風避之詩人行語

音書如李大夫自長安赴廣州而云南斗避文星也

恨烏鵲 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號怒怪熊羆 苦寒行熊羆對我蹲 趙云禍亂之際道路阻塞家信不通故恨烏鵲之不信也下句言在夔山居之所有也

稼穡分詩興 役于營生不暇吟詩

柴荆學土宜 習其風俗 趙云謝靈運去郡詩從柴反柴荆 周禮有土宜之法

故山迷白閣秋水憶黃陂 白閣黃陂閬中山水 趙云黃陂作黃陂其字非是舊注云皆閬中山水雖是而莫致白閣則終南山相附之山名公美陂西南臺詩

又云顛倒白閣影是已皇陂則呈于陂也公於重過何氏詩云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又贈鄭十八虔詩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是已舊本二詩於過何氏詩中皇亦作黃誤當作皇今以白對皇此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之格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趙云賦別離則言去鄉國之遠也楚辭悲莫悲於生別離世說載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公詩嘗曰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而今却曰不敢要佳句則詩人變化各有所主豈可拘哉

雨晴

雨時一作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陰晴在雨而不在山也天路看殊俗殊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荊州記巴山之峽巫山長猿鳴三聲淚霑裳無

犬附一作送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趙云言或雨或晴山不變改而晴之既罷則峽又如新也天路看殊俗言身在長安乃天路之人而卻來此看殊俗也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杳無期庾信廣化公墓銘化被殊俗咸行鄭境非詩大序國異政家殊俗中字也古詞有愁殺人陸士衡赴洛新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州陰陸機有犬曰黃耳在洛中使附書歸江左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掃徑開欲栖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撥醅趙云費長房投竹杖於葛陂化龍而去未去小童催此亦道實事耳新雨一作佳雨非蓋不必如是方為奇也

觧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鮑照浪翻揚白鷗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友一作女得錢留白魚趙云庾信寒園即目詩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溪女一作友當以女為正蓋公嘗使溪女字如亡員鹽出井此溪女豈亦用神仙張道陵降十二溪女有此有字者乎

右一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一作蘭陵故驛樓為問淮南來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趙云此篇亦道實事恪有一胡商下揚州而來別其人曾公公

同上蘭陵驛樓乃追言之也末句則因其行而問淮南僧公欲南下也舊本東遊作東流西陵人作蘭陵師氏帖本作東遊是并改西陵字亦是然蘭陵在楚州荀卿曾為蘭陵令西陵則在鄴曹操云望吾西陵取次是曾相見處耳

右二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自注今鄭祕監審 趙云何人為覓鄭瓜州則鄭監必實有瓜州之命或舊曾守瓜州尚有此稱緣主鄭作詩故首句言每見秋瓜意故丘以引瓜州為疊二瓜字乃詩人之老句也瓜州一作棗州非蓋不著此瓜字則與上句不相干也憶故丘事公長安人長安之東門曰青門故侯邵平種瓜

然此時號郎平仄一作憶故侯於義亦通大抵公懷鄉之語耳

右三

沈范早知何水部（沈范謂沈約范雲）曹劉不待薛郎中（水部郎中薛據）

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趙云何遜與薛據俱是水部之官而何遜能詩早為沈約范雲所知若薛據者恨不與曹子建劉楨同時而言二人不得之也末句言薛在省部時已擅文章而開文苑後漢有文苑傳公在荊南有江湖之樂斯為學釣翁乎漁父所謂滄浪之水也）

右四

李陵蘇武是吾師（世之言五言詩始于蘇武李陵）孟子論文更不疑一

飯未曾留俗容數篇今見古人詩 校書郎孟雲卿　趙云五言詩起於李陵蘇武今文選所載良時不再至又骨肉緣枝葉等篇是也盖賈公之所服膺豈不曰是吾師乎孟子論文更不指指孟雲卿之能文魏文帝典論有論文一篇末句又專言孟矣

右五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編 浩然開元時人詩云梅花發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編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鯿魚也楚云云長腰粳米縮頭鯿魚為美味也皮日休詩慇懃莫笑襄陽住為愛南陽縮項編　趙云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

為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櫓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編一千八百頭而浩然詩兩用之言浩然已死今書舊乏間不能復造新語以言鯿魚但謾釣之而已

右六

陶冶性靈存底物顏氏之推家訓論文章曰陶冶性靈從容諷諫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玄暉靈運頗學陰何苦用心趙云孰知者稔孰之孰古用此字非孰何之孰也公自言其稔孰知謝靈運謝惠連將此作詩為能事而我亦以為能事也易天下下之能事畢矣陰則陰鏗何則何遜苦用心則不苟且為之矣莊子曰天王之用心古詩晨風懷苦心陸士衡云志士多苦心

右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絶風流相國能趙云王右丞王維也有别墅在藍田所謂輞川也右丞能詩見有集行于世其弟相國縉亦能詩時見數篇于摩詰集中縉本傳亦云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

右八

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謝云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杜補遺唐史遺史云乾元初明皇幸蜀回適嶺南進荔枝工感念楊妃不覺悲動追絶高力士于御座旁設位享之上稍蘇息　趙云此篇專憶明皇

時進荔枝事東坡云天寶歲貢取之涪以其由子午道進所以知其為涪也當時貢荔枝雖是涪州特以涪州比廣南路尤可生致而廣南之獻則在唐為歲獻之常矣今末句云炎方每續朱櫻獻則併及廣南言之左太沖蜀都賦云朱櫻春熟素柰夏成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漢惠帝常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與今云朱櫻獻則亦南方之所貢也玉座應悲自楊妃死今明皇見荔枝入貢追念而悲矣

右九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君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杜補遺云扶風記云此木以荔枝為名者以其結實時枝弱而帶牢不可

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爲名閩中四郡所出肌肉甚厚甘香瑩白廣蜀荔枝小酸而肉薄其精好者僅比閩之下品劙音利　趙云荔枝蜀中有之而瀘戎爲多舊見君顔色君字指言荔枝也其亦王子猷君竹之義吁公于它物則爾汝之矣紅顆酸甜只自知却言今所嘗食有酸有甜自知之也

右十

翠瓜碧李沈玉甃玉甃井也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赤梨葡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趙云此物字祖出左傳而選詩之古庭樹曰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則凡所主之物曰此物今應言荔枝也瓜李梨葡萄皆言一歳之果言同是果實可憐先與荔枝不異枝蔓也處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以嘆異荔枝之爲物

也此篇與後篇皆不犯荔枝字而意義自明

右十一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

勞一生讀作人字重馬翠眉須杜補遺云歐本勞生作勞人重馬作害馬眉踈作眉踈左思蜀都賦曰巧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緣葽之葽葽結朱實之離離按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晚夜傳送至京師色味猶未變當是時布衣賢士不能搜訪駟召至于老死山谷之間以貴妃須荔枝之故反勞人害馬力求於數千里之外子美所以作是詩也武后所撰字一生為人當作勞人　趙云江蒲則自戎僰而下以訛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師民瞻本作江浦非是不熟丹宮滿玉壺所所以求之

安故以丹宮神仙之宮以比桀宛之地玉壺者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于遠也曹直云善本是勞人重馬翠眉須蓋言勞苦人力重疊馳馬只為翠眉之人所須乃指言貴妃矣況須字與壺字同韻而疎字為夫韻則重直之說信而有證也勞人雖祖子詩云勞人草草其後如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孫盛以為勞人之異重馬史記始有紀有曰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司馬貞謂言時之災異魚大上於河岸故入駭異而去就食于東則重馬者重疊馬而行也雲壑則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誘我松桂欺我雲壑紿背則老者之狀詩曰黃髮紿背又曰鮐背兒齒

右十二

復愁十二首

趙云前題曰解悶而此題曰復愁悶既解之以詩矣而又有可愁之

事也

人煙生處僻一云遠處 趙云曹子建詩千里無人煙虎蹤過新蹄野鶻飜窺草村船逆上溪

右一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初學扇謂未甚圓也不成衣言細也 趙云公於有侍至昏鴉之下自注河邊云昏鴉接翅歸然今改一稀字意義遂與邊詩不同矣於月言扇于雲言衣如劉希夷佳人春遊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又李義府堂堂詞云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今公所用又為新矣

右二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趙云

故園指言長安也昔歸相識少言住時自外而歸已自相識少矣今又可知也早已戰場多又言京都之地早時已自為戰場至于今也豈不以安史亂於前而吐蕃亂於後邪

右三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趙云

上句言覺得省郎之身在也此并借儒所謂見在身矣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云次句指言長安之家公在瀼西已親稼穡矣則得歸長安本家亦須以農事任也末句蓋言離去故國多年其所居必荒蕪草而老身又

恐失柴扉而不得返也

右四

金絲鏤（一作縷）箭鏃皂尾製（一作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金絲箭皂尾旗皆胡服也趙云首兩句蓋貴將之物平時所用至風塵起而未息則亦厭之矣所以有行路難之嗟也隋顏之推古意詩歌舞未終曲風塵暗天起行路難古樂府有此名

右五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前（一作箭）好此物棄沙場

趙云詳此詩末句則銅牙弩錦獸張乃正觀開元所以賜蠻夷者花門回紇恃其有助順討安賊之功輕

小箭好而同矛弩錦獸張者弁之於沙場也師氏殪本却取一作小箭好則無義矣　杜補遺唐六典注釋名曰弩怒也有怒勢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機如門户樞機開闔有節也書曰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又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黄雕鏤取之製弩父老云其地蓋越王弩營也

右六

令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 趙云

薛蒼舒云按唐志翔麟廐名先宜駕鼓車則公欲息兵休戰矣漢文帝朝有獻千里馬者帝命以駕鼓車末句問者餽問之問言此馬不勞問遺河北使使諸將角勝于勞華而已此公恨諸將不勤王之甚角字舊正作覺

非

右七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皇城趙云

休添苑囿兵則代宗嘗自治兵於苑中長安城中必添兵矣公意在息兵以不添兵為上而任轉粟則但欲長安足食也書云如虎如貔貔鳳皇城則秦穆公女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後言京都之城曰鳳城李嶠單題城詩云獨下仙人鳳羣驚御史烏亦用此鳳事也

右八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趙云

休添苑囿兵則代宗書自治兵於苑中長安城中必添兵矣公意在息兵以不添兵為上而任轉粟則但欲長見巫山之樹猶是錦樹及値南下則在春時且却聽黄鸝也樹變青而丹謂之錦樹公詩又言今朝碧樹行錦樹也

右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趙云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陶潜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摘菊盈把久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歸末句酒須賒則公亦無錢沽之矣庾信云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

右十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摠老猶被賞時魚 趙云

此篇惟末句難解謂之被魚則破服之被魚㦯是魚袋之魚唐有賞緋魚袋有賜緋魚袋然公官銜則賜緋魚袋者安得謂之賞時魚手椄江摠傳摠尤工五言七言則公詩首句為言作詩而末及江摠蓋公亦喜其詩矣

右十一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話覓封侯 趙云

此篇公蓋憤生事邀公盜月榮寵者矣苟能盡命致死則可以一戰而滅之惟其延歲月以用兵反以為胡虜之資蓋在意在於已身之富貴所以雖閭閻小子亦說取封侯耳師民瞻本談話作談笑亦通

右十二

諸將五首 趙云按編年通載今歲二月吐蕃雖遣使來朝而九月又陷原州公詩蓋責諸將之不力戰追言前事以諷之第五篇獨美嚴公蓋公第三次來成都時先破吐蕃于當狗城鹽川城西此所以深望諸將如之也

漢朝陵墓對南山 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逆相望原陵鬱膴膴 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十騎衣鮮麗遊往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曰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死漢書戊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豪貴今在天子宮內

出入不安改卜極幸甚我死時天子欽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及發掘玉魚宛然自是其事遂絕

早時金盌出人間

孔氏志怪曰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一日見一府舍入門進見少府少府欲充與小女為婚女生男三月三日山陰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還充又與盌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盌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盌著棺中云社田補遺云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通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其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窃詳是詩首句云漢朝陵墓對南山即盌出人間乃茂陵事也但金玉字異耳元注引盧充金盌事恐不類姑兩存之必有能辨者 趙云此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多對南山千秋萬歲以為固矣而胡虜尚能入關不無侵掘也題是諸將止言將臣之責者常蒙玉魚之賜且有金盌在墓而

出皆人臣事耳止用出入閒三字全出已見有發墓之意不必泥金盌止是女人之事也師民瞻本作出人寰益為後句改北斗閒為北斗閒而然也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閒

子美父名閒集中兩處用閒字皆非是謂吐蕃踐河隴陷京師也　趙云前四句言既有胡虜之禍發掘冢墓矣今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不知憤激速來長安禦戎也東京賦云高祖伏朱旗而建大號北斗言長安長安號北斗城也諸將所以汗馬者以西戎之逼也然閃朱旗於北斗城中而翺閑暇馬則以不措意於勤王及犬戎之既去為不及事也蔡伯世本改作北斗殷師民瞻本改作北斗間蓋皆牽于杜公父名閒必不使閒字而以意改耳左傳曰左輪朱殷以血染之而後殷也朱旗之閃何至殷北斗乎若北斗閒則間字語弱別無含蓄之意又乃指其所之辭亦與逼字不敵矣兼自閒字公亦嘗使曰翩翩戲蝶過閒慢不可改閒字作別字

今所云北斗閑皆臨文不諱如韓退之之父名卿而退之豈不使卿字耶

多少材官守涇渭

漢材官蹶張皆武臣也

將軍且莫破愁顏

趙云上六句皆是已往之事已責之矣今此言貴材官以守涇渭之水則深防寇賊之禍為將軍者且莫破愁顏而為樂也高適當言於明皇曰監軍諸將不卹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則公今有且莫破愁顏之戒宜矣

右一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匈奴傳天之驕子薛云唐呂溫三受降城碑默啜强暴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請築三城奪據其地中宗詔許於是六句雷動三城岳立豈

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言築城以備蕃寇而蕃反為唐平難也

杜甫遺云韓國公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趙云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公于留花門詩亦曰花門天驕子飽食氣勇決是已拔漢旌拔字使韓信傳拔趙幟立漢幟之拔擬絶天驕拔漢旌益言三城之築所以止匈奴塞拔漢家之旗矣彼回紇者豈謂國家煩其兵馬救朔方兵之困敗以助討賊邪益至德元載閏八月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擾中國北公之所以嘆也

胡來不覺潼關隘謂祿山陷關也龍起猶聞晉水清謂肅宗起于靈武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升平趙云潼關非不隘也而胡來不覺其隘益以失守也此以譏哥舒翰之敗當時諸將不能盡忠竭節獨貽天子之憂乃有煩回紇兵之事其後賊既已平諸軍有何功效而報荅哉此責其徒享高爵厚祿者

矣必言回紇馬則其戰每在騎戰也故公嘗云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又云京師皆騎汗血馬也言晉水清則河北者晉地也乃安賊所起之地肅宗龍飛而晉水復清矣

右二

洛陽宮殿化為烽曹子建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休道秦關不二重張孟陽劒閣銘秦得百二併吞山河注言百二謂以二萬之衆足以當百萬得形勢也趙云謂舉烽燧於殿上也前漢田肯賀高祖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今云百二重則既百二而又得百二也舊注引張孟陽劒閣銘是為無祖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言為盜賊所奄有也趙云滄海指言山東薊門指言河北古詩云自薊北門禹貢則尚

書篇董仲舒云堯舜在上比屋可封今言朝廷衮職誰何處是堯可封之民亦以為吐蕃所陷也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趙云上句舊本作雖多預師民瞻本作誰爭補是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今不能然公是以罪之也下句則公亦嘆其無如之何之辭言郡國不修貢賦須上求索而後供非以其職而自供者也稍喜臨邊王相國王縉也文中子曰何必臨邊　趙云若以公此句為指王縉則縉自廣德二年同平章事之後於大歷二年前豈嘗出而臨邊乎新書既脫畧則無所考也肯銷金甲事春農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

右三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覩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譯日吾受命之日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趙云扶桑以言王國之東銅柱以言王國之南馬援南征建桐柱標以勤功伐晉阮孚云氛澄既澄日月自朗領聯兩句所以結氛祲未銷之所致也翡翠益取白雉之類耳

南海明珠久寂寥 貫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耳趙云明珠多出于南海如交趾產明璣合浦出大珠也

錫曾為大司馬 東晉石勒使皐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

總戎皆插侍中貂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言天子冒風雪於外所賴者忠臣而已　趙云此深

責諸君徒享高爵厚恩而不能輸忠者也以殊錫言之則有為大司馬者矣以總戎言之則有為侍中者矣此借前代之事以比之也矣風言南方之地朔雪言北方之地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天王地公詩句之意蓋以莫非王土當修職貢必欲其來在忠臣翊贊天子耳

右四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又夾猿驚幽律哀壑叩虛北顧愷之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

正憶往時嚴僕射嚴武共迎中使望鄉臺望鄉臺在成都之北

主恩前後三持節按武傳兩鎮蜀一剌綿州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伏出羣

材劒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趙云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之北長安使來所經之地公隨嚴僕射共登此臺以迎中使故曰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此又以人名對處所之格三持節則言嚴公第一次寶應元年正月來矜命權令兩川都節制四月召還第二次於六月卻專以節度西川來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第三次廣德二年朝廷方正以兩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至永泰元年四月盡日甍其詳具于八哀詩題下所解也舊注云兩鎮蜀一剌綿非是軍令分明數舉杯言其治軍整肅所以不妨舉杯之頻數也後句深美嚴公甚明安危則安其危也公於八哀之言武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矣

右五

九日五首趙云舊本題下注云闕一首非也其一在成都詩中今選補之

重陽獨酌一作少飲杯中酒抱病豈一作起登江上臺竹葉於
人既無分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竹葉酒名也菊花從
此不須開荆楚歲時記九日登高飲菊花酒　趙云舊本作豈登師民瞻本取起登字是竹葉者酒
名也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首句云
獨酌杯中酒又却云竹葉于人既無分則公以病肺斷
酒雖酌而竟不飲也故公別篇
又云潦倒新停濁酒杯殊方日落玄猿哭後語宋玉曰子
獨不見其玄猿乎舊國霜前白鴈來漢武太子婚得白鴈于上林以為贄弟妹蕭
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干戈與衰老相逼也趙云文子云殊方偏國玄猿
哭則峽中多猿古歌云巴山之峽巫山長猿啼三聲淚霑裳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而晉書五行志射妖云蜀

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射玄猿猿自拔矢卷木葉塞射瘡芝歎曰傷物之性吾其死矣斯乃玄猿之事實用對白鴈則沈存中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曰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舊注云漢武太子婚得白鴈於上林以為贄不知據何書而言然此自是唐高宗咸亨中事止云會死中獲白鴈耳若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諫之而止斯乃白鴈之事實

右一

舊與蘇司業 源明 兼隨鄭廣文 虔 採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歎娛兩冥漠 言蘇鄭俱亡而又流落也

顏延年衣冠終冥漢西北有孤雲魏文帝西北有浮雲四句言當時之事後二句則公述其今日在夔之歎娛則以二人死而實漢今日在夔之歎娛則以流落寄寓而實寞故云兩也西北有孤雲則懷望長安也漢一作寞

右二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愁見節物也北闕心長戀北闕帝都也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　趙云北闕在前漢未央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又闕中記曰未央宮東有蒼龍北闕有玄武闕所謂北闕也西江首獨回則意欲下荆渚也莊子云激

西江之水疏云蜀江謂之西江以其從西來此在楚人指之為西江矣末句所以成戀北闕之句

右三

故里樊川菊樊川在杜曲登高素滻源滻水也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言節物依然而人事更變也　趙云樊川素滻皆指言長安也樊川在長安萬年縣南三十五里十道志曰其地即杜陵之樊鄉漢高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丘之功為最賜噲食邑于此故曰樊川滻水在長安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其謂之素滻潘安仁西征賦云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

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浪雙痕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落之際而又伏枕則羇苦可知矣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

沈休文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

佳辰對一作帶群盜愁絕更堪論當盜賊充斥道路阻絕於異鄉逢此佳節因多愁感也　趙云上句言其在羇之地次句又言長安乃其懷憶之情也為客裁烏帽為青去隣平時疎散往往不巾其裁烏帽以為客而已烏帽未見所出公又曰烏帽拂塵青螺粟惟管寧傳云常著皂帽耳東坡云時見烏帽出復時見烏帽出復隱却出于杜也

右四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濤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趙云淄安仁云勁風淒急宋玉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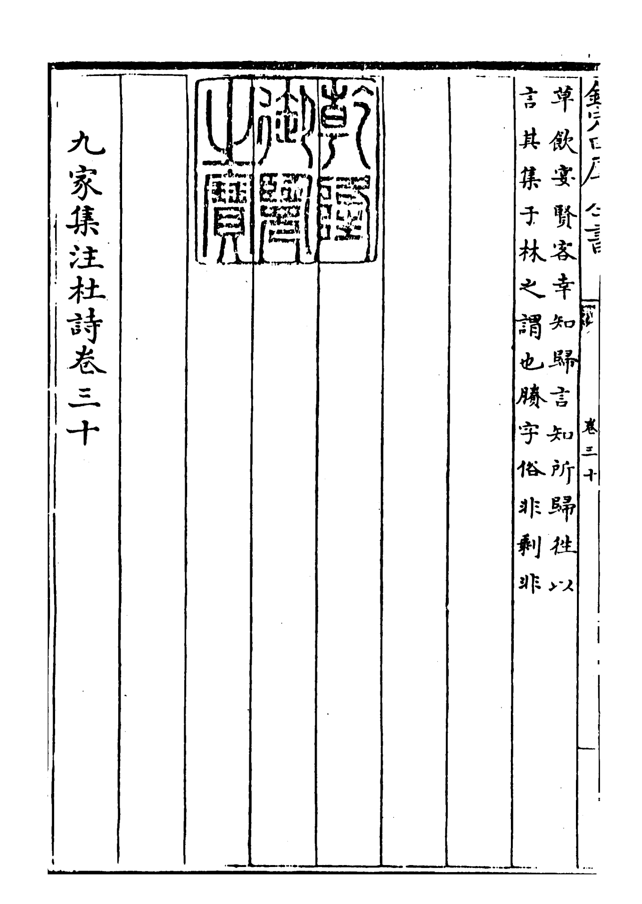
高而飛清四字兩出合使方工楚詞有風颯颯兮木蕭蕭其下字使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潦倒字濁酒杯字並出嵇康並云潦倒粗疎又曰濁酒一杯也若潦倒義則北史崔瞻傳云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瞻終不改焉如此則潦倒亦非不佳之語故公又曰多材依舊能潦倒

右五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非昔日遊賞之地）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趙云九日明朝是則八日詩也舊本反在九日詩下非世說日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

草飲宴賢客幸知歸言知所歸往以言其集于林之謂也賸字俗非剩非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